

# 在華英人間的文化衝突：上海「運動家」 對抗「鳥類屠害者」，1890-1920

張寧

## 摘要

迄今已有許多學者從性別、種族、殖民主義等角度來研究狩獵與人類及自然的三角關係，而其中相當研究成果顯示狩獵與近代帝國主義文化，及十九世紀末以來全球自然保育觀念的推行，密不可分，例如，John M. MacKenzie 一系列相關研究便指出，近代大英帝國菁英在非洲及印度殖民地的狩獵，有著展示白人霸權、整批移植本國文化與價值觀等多重意義。本文將延續狩獵與近代文化的論著，把討論重心移至英國非正式帝國的邊緣——上海，以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當地英人社群為例，剖析殖民社會內部因狩獵概念不同而產生的文化衝突，意圖呈現殖民社會與殖民文化的複雜性，以及外人在中國鳥類保育方面所扮演的曖昧角色。

本文發現在上海殖民社會中，射獵(shooting)被用來作為維繫社群的手段，有超過其表象行為的深刻意涵。射獵不只是一種娛樂，更是行為準則，換言之，這才是「正確」的行為，它是一種「運動」，雉鳥、松雞、山鵲等是值得誇耀的戰利品，是被征服、佔有與保護的對象，並非牟利的商品。這樣的價值觀，自然與英商和記洋行(International Export Company)自中國獵人手中收購成千上萬的野禽出口，賣給倫敦的老饕大快朵頤，大相逕庭，

進而出現衝突。本文將以四小節解析這個案例，分別是上海英人社群的結構與內涵，外人在長江流域射獵的區域、方法、普及程度與重要性，以及 1899 年、1914 年及 1917 年的三次護鳥運動。在外人社群與和記洋行對峙的過程中，上海外人稱和記為「鳥類屠害者」(the bird slaughterer)，和記則直斥外人社群偽善，稱不上是真正的「運動家」(sportsmen)。結論將說明這些衝突在殖民文化中的意涵，以及今日我們對大自然及動物的看法，與近代帝國主義文化與價值觀其實密切相關。

**關鍵詞：**狩獵、帝國主義文化、上海英人社群、「運動家」、和記洋行

# Cultural Conflicts in the British Community in China: Shanghai “Sportsmen” vs. the “Bird Slaughterers”, 1890-1920

Ning Jennifer Chang

## Abstract

Hunting is an excellent subject for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Much research has been done from the gender, racial and imperial perspectives. John M. MacKenzie, for example, argues plausibly in his works o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hunting cult that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unting had become a central part of the imperial culture. Not only did this cult fascinate the people at home but it pervaded the overseas British communities. Its influence was most strongly reflected in the mentality of British people living in colonies in Africa and India.

This paper continues this line of observation but shifts the focus to an arguable periphery of the British informal empire, i.e. Shanghai. It argues that the conflict between recreational hunting and commercial hunting existed not only between the colonist and the colonized, but also among the colonizers themselves. Moreover, shooting in Shanghai was more than a mere sport or recreation. It was used as a means to help binding the colonial society together. In a tiny settlement of Shanghai surrounded by millions of Chinese, shooting

wild pheasants and other game birds was a British self-expression and a norm of behavior. The transgressor could not be tolerated. Thus it led to serious conflicts between the Shanghai “sportsme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xport Company (IEC), one of the British companies exporting game birds from China to Britain.

This paper will first introduce the structure of the British community in Shanghai betwee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then discuss their shooting practices in the Yangtze region, and finally focus on the bird preservation campaigns led by the Shanghai sportsmen in 1899, 1914 and 1917. During these campaigns, IEC was targeted and labelled the “bird slaughterers” while the hypocrisy of the Shanghai “sportsman” community was exposed by IEC’s rebuttal. In the conclusion, we will discuss the meanings of these conflicts in the light of the colonial culture as well as how our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today is related to such culture and values.

**Key words:** shooting, British community in Shanghai, “sportsmen”,  
International Export Company

# 在華英人間的文化衝突：上海「運動家」 對抗「鳥類屠害者」，1890-1920\*

張寧\*\*

- 一、前言
- 二、上海外人社群
- 三、長江流域射獵
- 四、商業與運動的衝突
- 五、1917 年鳥類保護運動
- 六、結論

## 一、前言

自啓蒙運動以來，西方社會便藉著科學與理性之名，對自然展開全面剝奪，他們以人爲中心，把自然轉換成「他者」來征服、佔有、保護與剝削，並以博物學、動植物學等學科予以合理化，以自然與人的互動本該如此來說服自己及世人，之後又把自然的角色轉換爲族群、被殖民者或其他

---

\* 本文最初原型曾於 1997 年 3 月法國里昂召開的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Foreign Communities in East Asia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中宣讀，席間得 Robert A. Bickers, Rudolf Wagner, Catherine Ye 等學者指正，促使作者重新檢視理論架構與分析角度，其中 Dr. Bickers 在本文改寫過程中，不斷提供協助與諮詢，作者深爲感激。二稿於 2000 年 8 月本所學術討論會宣讀，評論人沈松僑先生及與會同仁在後殖民理論及文字等方面提出深刻建議，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詳閱斧正，在此一併致謝。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性別，進行同樣的征服、佔有、保護與剝削的過程。而狩獵正是分析人與自然關係演變的一個最好的實例。

迄今已有許多學者從性別、種族、殖民主義等角度來研究狩獵、人類與自然的三角關係，而其中相當研究成果顯示狩獵與近代帝國主義<sup>1</sup>文化，及十九世紀末以來全球自然保育觀念的推行，密不可分。在近代，不論獵捕大型動物或小型鳥獸，除卻單純射殺行為外，背後都含有一定的文化意義。以中國為例，畢梅雪(Michele Pirazzoli)與侯錦郎的研究指出，清代皇帝秋彌，除鍛鍊騎術武藝外，還有在滿蒙貴族及中亞、青海、西藏等地部落領袖面前，誇耀武力及權勢的意涵。<sup>2</sup>以英國為例，John M. MacKenzie 一系列相關研究顯示，近代大英帝國菁英在非洲及印度殖民地的狩獵，有著展示白人霸權、整批移植本國文化與價值觀等多重意義；Dane Kennedy 同意狩獵是十九世紀大英帝國主義文化的中心表徵，是一種急欲控制大自然的表現；James R. Ryan 也將狩獵圖像列為二十世紀初英國自我形塑帝國形象的主要手段。<sup>3</sup>以北美為例，Thomas L. Altherr, John F. Reiger, Mary Zeiss Stange, Stuart A. Marks 等人亦由環境史的角度剖析狩獵與北美自然保育思想的演進，及狩獵中性別意涵與種族問題。<sup>4</sup>除了上述論點之外，並有 Harriet

---

<sup>1</sup> 帝國主義(imperialism)一詞由於涉及殖民與被殖民、壓迫與被壓迫，以及國際宣傳等問題，在過去一百年當中，被賦予各式的道德含義。該詞在本文為中性的歷史現象，意指近代歐美向海外擴張權力與領土的政策、過程與主張。

<sup>2</sup> 畢梅雪、侯錦郎合著，《木蘭圖與乾隆秋季大獵之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年），頁 82-84。羅運治亦引用此一觀點，見其《清代木蘭圍場的探討》（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頁 199-203。有關木蘭圍場的現有史蹟，見承德地區文物管理所編，《木蘭圍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sup>3</sup> John M. MacKenzie, *The Empire of Nature: Hunting, Conserva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John M. MacKenzie ed., *Imperialism and the Natural Worl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Dane Kennedy, *The Magic Mountains: Hill Stations and the British Raj*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58-59; James R. Ryan, *Picturing Empire: Photography and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p. 99-139.

<sup>4</sup> Thomas L. Altherr and John F. Reiger, "Academic Historians and Hunting: a Call for More and Better Scholarship,"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9.3 (Fall 1995): 39-56. Mary Zeiss Stange, *Woman the Hunter* (Boston: Beacon Press, 1997); Stuart A. Marks, *Southern Hunting*

Ritvo 從社會史的角度分析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社會對動物的論述、描繪、利用與展示；Matt Cartmill 從生物人類學的角度分析西方文化中「人生而為獵人」(Man the Hunter)的迷思等，更進一步擴大我們對人類與自然關係演進的瞭解。<sup>5</sup>

本文將延續上述狩獵與近代文化的論著，把討論重心移至英國非正式帝國的邊緣——上海，以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當地英人社群為例，剖析殖民社會內部因狩獵概念不同而產生的文化衝突，意圖呈現殖民社會與殖民文化的複雜性，以及外人在中國鳥類保育方面所扮演的曖昧角色。在解釋本文論點前，必須先對 MacKenzie 有關狩獵與大英帝國向外擴張的理論作一簡述，MacKenzie 指出，早在西元前五世紀，希臘哲人贊諾芬(Xenophon)與柏拉圖(Plato)便對下層階級設網捕殺動物，維持生計的行為表示不屑，這種想法和觀念為飽讀希羅古典作品的英國近代知識份子所繼承；到了十九世紀，英國中上階層基本已全盤接受這種實用性狩獵與娛樂性狩獵二分的觀念，前者是低下階層補貼或維持生計的方法，或設陷阱、或用網罟，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後者則是中上階層尋樂、耐勞、陶冶品格、展示權力的方式，並與運動(sport)概念相連結，發展出一系列的方法、目的和規則。<sup>6</sup>與此同時，狩獵與帝國向外擴張同時並進，在非洲及印度，殖民與狩獵的邊界大體一致。<sup>7</sup>更重要的是，在帝國主義征服完成之後，上述娛樂性的狩獵價值觀隨著殖民政策一起被引入各殖民地，強制性地改變當地人民對狩獵的看法、目的與技術。十九世紀末，為保護野生動物免於絕種，在一些自認是「運動家」(sportsmen)的帝國菁英推動下，殖民政府進一步制訂狩獵法、

---

*in Black and White: Nature, History, and Ritual in a Carolina Commun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sup>5</sup> Harriet Ritvo, *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Matt Cartmill, *A View to a Death in the Morning: Hunting and Nature through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sup>6</sup> MacKenzie, *The Empire of Nature*, pp. 11-22.

<sup>7</sup> *Ibid.*, pp. 116-117.

建立保護區，把狩獵權保留給少數菁英，剝奪當地人原有的狩獵權利和食物來源。<sup>8</sup>

本文發現這種概念與行為不只反映在非洲和印度，也顯現在上海。更重要的是，因狩獵概念不同而引發的緊張關係，不僅存在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更發生在殖民社會內部。在上海殖民社會中，射獵(shooting)被用來作為維繫社群的手段，有超過其表象行為的深刻意涵。射獵不只是一種娛樂，更是行為準則，換言之，這才是「正確」的行為，它是一種「運動」，雉鳥、松雞、山鵝等是值得誇耀的戰利品，是被征服、佔有與保護的對象，並非牟利的商品。這樣的價值觀，自然與英商和記洋行(International Export Company)自中國獵人手中收購成千上萬的野禽出口，賣給倫敦的老饕大快朵頤，大相逕庭，進而出現衝突。

本文將以四小節解析這個案例。第一部份介紹上海英人社群的結構與內涵，說明上海公共租界在英國非正式帝國中所佔的地位，以及殖民社會如何在異域藉提倡運動等方式維繫自身的文化與價值觀；第二部份分析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外人在長江流域射獵的區域、方法、普及程度與重要性，以及 1899 年上海外人菁英如何推動中國海關立法，禁止野禽毛皮出口，以阻止野禽的流失；第三與第四部份則剖析和記洋行建立後，如何設法取消上述禁令，並與上海外人社群發生劇烈衝突。外人社群在 1914 及 1917 年藉《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發動兩次護鳥運動，要求海關恢復禁令，在對峙的過程中，上海外人稱和記為「鳥類屠害者」(the bird slaughterer)，和記則直斥外人社群偽善，稱不上是真正的「運動家」。結論將說明這些衝突在殖民文化中的意涵，以及今日我們對大自然及動物的看法，與近代帝國主義文化與價值觀其實密切相關。

## 二、上海外人社群

上海位於英國非正式帝國的邊緣，既非殖民地，亦非移民區，有很長

---

<sup>8</sup> *Ibid.*, pp. 200-292.



一段時間，給人一種過客的印象。譬如 George Woodcock 便主張英人在上海只是暫居、而非移民。<sup>9</sup>不過，近來對上海外人社群的詳細研究，已推翻此一看法。畢可思(Robert A. Bickers)主張，對大部分外人社群如法、美、俄、日等國而言，或許上海始終只是暫居之地，但最遲至 1920 年代，英人社群當中已形成一種對上海的認同感，這些人稱自己為「上海人」(Shanghaiers)，雖然沒有法理上的依據，但他們認為自己是移民，而非過客；上海對他們而言，是家，不是暫棲之地，三代定居經常可見，兩代定居更所在多有。除了少數菁英外，他們大部分任職於工部局各單位，包括工部、工務部、巡捕房、救火隊，或從事與通商口岸相關的服務業，如海關外班人員像總巡、水手、引水人等；又或者從事上海公共事業與房地產買賣。還有一些小生意人，在上海開設書店、旅店、為鋼琴調音、送牛奶等。簡言之，這些所謂的「上海人」在英國社會的階級分類中，多半屬於中產階級下層，甚至更低階層，他們相信自己創造了上海的繁榮，因此有權繼續保有；為保衛心中的自治城邦，他們決意以自身的信念影響本國或其他列強的對華政策。由於這些人的生活、工作全仰賴公共租界的存在，所以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當公共租界及治外法權受到威脅時，他們便採取激烈的手段捍衛自己的主張，言行往往與英國外交部及北京使館背道而馳，令英國當局頭痛不已。<sup>10</sup>

相對於這些人之外，還有一些大商行及跨國公司，前者如怡和與太古

---

<sup>9</sup> George Woodcock, *The British in the Far East*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9), xvii-xviii.

<sup>10</sup> Robert A. Bickers, "Shanghaiers: The Formation and Identity of the British Settler Community in Shanghai, 1843-1937," *Past and Present*, 159 (May 1998): 161-211. 有關 1920 與 30 年代，上述大商行與跨國公司對英國對華政策的影響，以及上海外人社群在廢除治外法權、不平等條約等方面的抵制與抗拒，亦可參見 Edmund S. K. Fung,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 Britain's South China Policy, 1924-193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Stephen Lyon Endicott, *Diplomacy and Enterprise: British China Policy 1933-1937* (Vancouver, B. 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75); Nicholas R. Clifford, *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 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1).

洋行，後者包括英美煙、亞細亞火油、卜內門、美孚石油等，一方面這些公司不鼓勵員工過度參與租界事務，另一方面他們往來於各通商口岸之間，經常隨職務調動，無論是在社會關係或工作機會方面，上海公共租界的存在與否，對他們的影響都不如對上述「上海人」來得大。因此在政治勢力迅速消長的 1920 和 1930 年代，這些大商行寧願遊說英國當局在租界以及治外法權等方面，對中國做出讓步，以換取國民政府的善意回應。畢可思指出，上海雖名為國際化城市，但真正控制公共租界內政治與社會生活的實為英國人，上海工部局董事會便是由英國大商行的代表與「上海人」的菁英聯合組成。<sup>11</sup>

畢可思的研究使學者對上海英人社群有了更清楚的瞭解。不過，所謂「上海人」的認同意識，在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仍處於醞釀階段，為分析本文案例，此一模式必須做若干補充。首先，上述跨國公司此一時期在中國仍屬草創階段，無論就政治力或經濟力，都不及稍後來得出色。相對之下，大商行如怡和、太古等的影響力較大。第二，太古洋行或許不鼓勵員工積極參與租界內的公共事務或社交活動<sup>12</sup>，但有證據顯示，怡和洋行採取相反的態度。怡和自耆紫薇(William Keswick)於 1865 年出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以來，其間雖有時中斷，但基本上一直維持著該行駐滬經理兼任工部局董事的傳統。公共租界從 1854 年建立至 1943 年汪偽國民政府接收為止，共八十九年，怡和經理出任其董事就長達五十一年，其中更不乏擔任總董者（見表一）。其中最著名的有耆紫薇、其弟葛司會(J. J. Keswick)、其子亨利·蓋西克(Henry Keswick)、其孫愷自威(William J. Keswick)，祖孫三代四人均任工部局總董，傳為美談。<sup>13</sup>通常，怡和在香港

<sup>11</sup> Bickers, "Shanghaianders", pp. 161-211.

<sup>12</sup> C. A. Middleton Smith, *The British in China and Far Eastern Trade* (London: Constable & Co., 1920), p. 193; Colin N. Crisswell, *The Taipans: Hong Kong's Merchant Princ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52, 205; Bickers, "Shanghaianders", p. 184.

<sup>13</sup> Maggie Keswick ed., *The Thistle and the Jade: A Celebration of 150 Years of Jardine, Matheson & Co.* (London: Octopus Books Limited, 1982), p. 205. 耆紫薇等人小傳，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的大班均為立法局的當然成員。<sup>14</sup>

表一 怡和洋行駐滬經理任上海工部局董事或總董者，1865-1943

董事任期	總董任期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附註
	1865-1867	William Keswick	耆紫薇	
1872-1873		Henry Murray	墨萊	
1876-1878 1879-1881		John Bell-Irving	厄應	
1881-1882	1884-1886	J. J. Keswick	葛司會	
1888-1889	1889-1891 1893-1894	John Macgregor	麥格雷戈	
1894-1897		A. P. MacEwen	麥克艾恩	
1898-1901 1902-1903		Robert Inglis	英格里斯	
1901-1902 1903-1905 1907-1908	1908-1911	David Landale	蘭代爾	
1905-1906	1906-1908	Henry Keswick	亨利·蓋西克	1907年原總董辭職，亨利·蓋西克接任
1911-1912 1914-1915		C. E. Anton	安頓	1912年當選後辭職
1915-1919		John Johnstone	約翰斯東	
1919-1920	1920-1922	A. Brooke-Smith	史密斯	
1925-1926 1927-1929		J. J. Paterson	佩特森	1927年遞補
1926-1927 1932-1933		B. D. F. Beith	比思	1926年遞補
1929-1932		G. W. Sheppard	歇褒特	
1936-1937 1938-1940	1940-1941	W. J. Keswick	愷自威	

資料來源：湯志鈞主編，《近代上海大事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頁914-931；任建樹主編，《現代上海大事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6年），頁1061-1068；Keswick ed., *The Thistle and the Jade*, pp. 264-265.

社，1984年），頁252-253。

<sup>14</sup> Smith, *The British in China*, p. 190; Keswick ed., *The Thistle and the Jade*, p. 205; Robert Blake, *Jardine Matheson: Traders of the Far Eas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9), p. 151.

第三，畢可思雖指出運動性社團在租界生活的重要性，但對運動與殖民社會，以及運動與大商行間的關係，卻未多著墨。以怡和為例，怡和與租界內大部分社團多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其中又以賽馬、板球、狩獵等最為明顯。Colin N. Crisswell 主張，由於在華大商行的創辦人多出身租佃農家或鄉紳下層，一般均有退休後廣置地產，過著舒適無憂鄉紳生活的想法，因此特別熱衷於與這類生活有關的狩獵與賽馬。<sup>15</sup>譬如，太古洋行創辦人施懷雅(J. S. Swire)出身約克郡小地主兼生意人家庭，雖看不慣怡和大班的熱衷馬賽，自身卻精於騎術，公餘之際，多半攜獵犬騎獵。<sup>16</sup>怡和洋行創辦人之一馬地臣(James Matheson)為蘇格蘭高地世家的旁支，是早期廣州港腳商人中，唯一可與東印度公司駐粵特別委員會(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East India Company)平起平坐之人，他可能一直保有鄉紳的生活方式；怡和另位創辦人渣甸(William Jardine)則出身蘇格蘭低地的農家，他與子姪間的書信中，隨處可見有關中國沿岸及家鄉舉行賽馬之事。<sup>17</sup>不僅創辦人留心騎術，後繼的怡和大班也多喜好馬術與狩獵。他們不僅養馬、騎馬，有些大班在體重符合標準的情況下，常自己擔任騎師，例如加律治(Sir Robert Jardine)及其孫子布加南查頓(Sir John W. Buchanan-Jardine)、厄應(John Bell-Irving)及其胞弟艾應(James J. Bell-Irving)、約翰斯同(Andrew Johnstone)及姪孫約翰斯東(John Johnstone)等，均曾為怡和大班兼騎師，在比賽中為該行爭光。<sup>18</sup>

除了大班積極參與各式比賽，怡和也一向鼓勵職員參與體育競技活動。公共租界草創時期，運動設施如跑馬場、板球、射擊、划船等社團，或尚未成立，或設備缺乏。1868年，怡和上海駐滬經理首先引進英國獵犬，供怡和職員拖獵(drag hunt)之用；1880年，繼任經理厄應進一步把獵犬群送

<sup>15</sup> Crisswell, *The Taipans*, p. 108.

<sup>16</sup> *Ibid.*, pp. 152-153; Blake, *Jardine Matheson*, p. 151.

<sup>17</sup> Blake, *Jardine Matheson*, pp. 30, 38; Crisswell, *The Taipans*, p. 109.

<sup>18</sup> Crisswell, *The Taipans*, pp. 109-110, 204, 214-215; "Obituary: Mr. John Johnstone," *North China Herald* (以下簡稱 *NCH*), 20 March 1935, p. 462; "Obituary: Mr. J. J. Bell-Irving," *NCH*, 10 June 1936, p. 458.

給當時剛成立的上海拖獵總會，成爲該項運動在上海發展的基礎。<sup>19</sup>板球是另一項該行積極鼓吹的英式運動，這項球類練習費時，據說愛好板球的新進人員若任職中國海關，可能會因爲勤於練習而引起上司不悅，但若任職怡和洋行，反而會得到大班的祝賀，恭喜他在球賽中表現出色。<sup>20</sup>此外，怡和人員多來自蘇格蘭，每逢年度蘇格蘭守護聖人聖安德烈日(St. Andrew's Day)，該行除以風笛及蘇格蘭特產肚包碎臟(haggis)、威士忌等慶祝外，還舉行一英哩賽馬會，全體職員共襄盛舉。由於大家體重、年齡、騎術各不相同，因此採取優勢者承受額外負擔的辦法，譬如騎術佳者騎駑馬，騎術差者騎良駒；年紀輕者多跑一圈，年長者少跑一圈等。由於該活動目的在於聯誼，最後輸的部門反而獲頒一個容量一夸特的大木湯匙，該部門往往將該湯匙懸掛於辦公室牆上，引以爲傲。<sup>21</sup>

怡和的愛好運動，與整體所謂的通商口岸心態(treaty port mentality)相呼應。依照畢可思的分析，這個心態是由熱心參與軍事訓練、鼓勵成員從事運動、信仰英國國教、對外創造團結一致形象、竭力與中國及中國人保持距離以維持英國自身文化的純粹性，以及對新加入者或下一代不斷灌輸上述價值觀等所構成。「上海人」與大公司是這種心態的主要構建者，但領事及傳教士亦扮演一定角色。<sup>22</sup>檢視《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sup>23</sup>中

---

<sup>19</sup> 該社拖獵季節在每年的十二月至翌年三月之間，活動範圍爲上海方圓十二至十四英里處，社員人數維持在五十人左右。拖獵時的餌通常用味道重的大茴香子或阿魏樹，由馬匹負之奔馳，獵犬沿路聞嗅追趕，社員再騎馬隨後追捕。參見 Arnold. Wright ed.,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1908), p. 500; C. Cradock, *Sporting Notes in the Far East* (Taipei: Ch'eng Wen, 1971, Reprint,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London: G. F. Okeden & Welsh, 1885?), p. 157; C. E. Darwent, *Shanghai: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to the Chief Objects of Interest in and around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 (Taipei: Ch'eng Wen, 1973, Reprint,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0), pp. 189-190.

<sup>20</sup> Smith, *The British in China*, p. 190.

<sup>21</sup> Keswick ed., *The Thistle and the Jade*, p. 213.

<sup>22</sup> Robert Bickers, *Britain in China: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194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67-114.

有關報導，可以印證上海英人社群十分好「武」。所謂的「武」，除了積極參與萬國商團(Shanghai Volunteer Corps)的演練，還尊崇勇敢、善騎射、運動型的個人。《北華捷報》上所刊載的訃文，死者是否從事射獵、騎馬、板球、划船或其他運動，是簡述死者生平的重要項目。該報 1924 年的一篇社論中，自承上海關於公共事務的集會，少有「運動家」不佔多數者。<sup>24</sup>英人社群不僅如此品評自身，也用此標準評價他人，譬如各國派駐上海的領事就是極佳的評論目標。曾任駐華領事的 P. D. Coates 在描述 1898 至 1901 年出任英國駐滬總領事璧利南(Byron Brenan)早期事業一帆風順時，除指稱他聰明能幹、個性強悍之外，璧利南精於騎術、愛好運動，也是符合當地英人社群心態的重要原因。<sup>25</sup>1901 年法國駐滬總領事白藻泰(Georges Gaston Servan de Bezaure)離華，當地英、法兩大社群群起歡送，《北華捷報》指出白藻泰之所以特別受到英人社群的敬重，是因為他是個優秀的「運動家」。<sup>26</sup>

這種把運動提升至生活層次並賦予重要地位的現象，可以有幾種解釋。一是把大量時間花在運動、娛樂、休閒，原是當時英國中產階級上層(upper middle class)的生活方式<sup>27</sup>，海外英國殖民社會雖然不能全年無休地打板球，整季地獵狐(fox hunting)，但在可能的範圍之內，都盡量有意模仿這種生活方式。譬如沒有狐狸，便創造了獵紙(paper hunt)或其他權宜之計

<sup>23</sup> 《北華捷報》創建於 1850 年，中間曾多次易名，但自 1864 年之後，基本上維持以週報的形式摘錄其日報《字林西報》的報導。一般認為這兩報是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發行量最大、報導最完整、也最專業的英文報紙。有關該報早期的歷史與政策，見 Frank H. H. King and Prescott Clarke eds., *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 1822-1911*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65), pp. 77-81.

<sup>24</sup> "Protecting the Birds," *NCH*, 27 Sept. 1924, p. 498.

<sup>25</sup> P. D. Coates, *The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24.

<sup>26</sup> "The Departure of the Count de Bezaure," *NCH*, 10 April 1901, p. 688; "Departure of the Comte de Bezaure," *NCH*, 10 April 1901, p. 709.

<sup>27</sup> 有關愛德華時期(1901-10)中產階級上層的休閒生活，參見 Siegfried Sassoon, *Memoirs of a Fox-Hunting Man* (London: Curwen Press for the Members of the Limited Editions Club, 1977).

替代<sup>28</sup>；賽馬更是被視作公共假日的大事。因此，運動與社會階級的自我認同息息相關。第二，當時一般深信運動鍛鍊身體，有助維持身體以及心靈上的健康，並能有效轉移注意力，不至沾染酒色財氣，或結交、沈迷當地女子。換言之，運動可以防止墮落，這在其實相當寂寞、單調的殖民生活中，能夠增添一些樂趣，所以運動與殖民社會也有一定的關聯。<sup>29</sup>Ronald Hyam 在描繪英國海外帝國時，便直言維持其成員士氣、支撐帝國於不墜的三要件便是性、運動及包括美生互濟會(freemasonry)和公立學校校友會(old boys' clubs)在內的秘密會社。<sup>30</sup>畢可思也把運動社團與社交社團、教堂、俱樂部、萬國商團及互濟會等，同列為租界生活與社會的支撐點。<sup>31</sup>1915 至 1919 年出任怡和駐滬經理的約翰斯東，在怡和上海灘新廈落成典禮致詞時，曾回憶他還是新進人員時，初到上海，便接連買下好幾匹良駒用來賽馬、打馬球和獵紙，後來怡和經理忍不住警告他花費太凶，約翰斯東回答說：「先生，我剛到時也觀察過大家的休閒生活，我試了飲酒、與女士們交際應酬和養馬，但最後我發現養馬的花費最少。」在場者聞言莫不大笑。

<sup>28</sup> 獵紙是所謂沒有狐狸的獵狐、或騎在馬上的灑紙賽跑遊戲(hare and hounds)。據說最早開始於克里米亞與印度，後隨英國軍隊傳入上海。狩獵時，由身著長紅袍的成員扮演「狐狸」的角色，預先配合地形灑紙為跡，狩獵者再騎馬沿紙「追捕」，最先到達終點者，可獲得為下次獵紙安排路線的特權。獵紙與板球、賽馬同為觀賞性很高的運動，獵季（12月至2月）時每週六下午最多可達五十至七十人全副獵裝集合出發，於溪流田野間跳躍奔馳，最後先馳得點，無論在集合點或終點均有人圍觀。不過，它也是最容易和當地農家發生衝突的運動之一。參見 Darwent, *Shanghai: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p. 184; Wright ed.,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pp. 449-500; Cradock, *Sporting Notes in the Far East*, pp. 157-158; Oliver G. Ready, *Life and Sport in China* (Taipei: Ch'eng Wen, 1971, Reprint, 2<sup>nd</sup>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London: Chapman & Hall, 1904), pp. 88-89; C. Noel Davis, *A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Paper Hunt Club, 1863-1930*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30); "Chinese and Paper Hunting," *NCH*, 9 Feb. 1929, p. 237; "Chinese Attack on Paper Hunt," *NCH*, 25 Feb. 1930, p. 302; "The Paper Hunt," *NCH*, 19 Jan. 1937, p. 77.

<sup>29</sup> 有關英帝國海外殖民者在情慾方面的探險與壓制，見 Ronald Hyam, *Empire and Sexuality: the British Experie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sup>30</sup> Ronald Hyam,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London: Macmillan, 1993), pp. 290-301.

<sup>31</sup> Bickers, *Britain in China*, pp. 82-85.

<sup>32</sup>這個故事自然是約翰斯東個人的幽默，但也部份佐證有關殖民生活的切面。

### 三、長江流域射獵

除了賽馬、板球、拖獵、獵紙之外，最能表現階級意識及殖民社會特色的便是射獵。娛樂性的狩獵，在英國一向是有錢有閒的中產階級上層或貴族才能從事的活動。在海外，寬闊的空間、豐富的野生動物、低廉的生活費用，加上殖民社會對上層生活的渴望與模仿，狩獵便成為一般海外英人熱衷的運動。早期東印度公司以好望角為休憩獵區、駐印軍官的刺獵，及英國海軍在東亞地區停靠時的射鳥，都是明顯的表徵。<sup>33</sup>中國由於人口密集，除邊疆地區如東北、西北、西南及東南福建山區可見大型走獸外，一般很難看到虎、熊、豹之類的動物，<sup>34</sup>不過，中國有相當豐富的飛禽，特別是長江流域，由於水道、湖泊星羅棋佈，是僅次於東北的鳥類棲息地。<sup>35</sup>更重要的是，1850至1864年之間，清軍與太平軍在長江流域長達十多年的拉鋸戰，造成中下游地區人口銳減，許多村鎮全毀，田園荒蕪，蔓草叢生，成為鳥獸覓食、棲息的樂園。<sup>36</sup>

<sup>32</sup> “Who Would be Fit?: Mr. John Johnstone on Sport,” *NCH*, 20 March 1935, p. 466.

<sup>33</sup> MacKenzie, *The Empire of Nature*, pp. 94-96; A. E. Wardrop, *Modern Pig-Sticking* (London, 1914); A. E. Wardrop, *Days and Nights with Indian Big Game* (London, 1923); Cradock, *Sporting Notes in the Far East*.

<sup>34</sup> 廈門、福州附近一直有虎出沒，早期英國駐廈門領事、1932至1942年任美國駐日大使的格魯(Joseph C. Grew)、美國美以美教士柯志仁(Harry R. Caldwell)等均曾在此獵虎，見 Coates, *The China Consuls*, pp. 205-206; Joseph C. Grew, *Sport and Travel in the Far Eas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0), pp. 226-253; Harry R. Caldwell, *Blue Tiger* (London: Duckworth, 1925).

<sup>35</sup> 東北地區的鳥獸參見 H. E. M. James, *The Long White Mountain or a Journey in Manchuria* (New York: Greenwood, 1968, Reprint of the 1888ed. by Longmans, Green and Co.);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The Naturalist in Manchuria* (Tientsin: Tientsin Press, 1922-1930).

<sup>36</sup> Ready, *Life and Sport in China*, pp. 50, 51; Charles M. Dyc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Thirty Years Residence in the Model Settlement Shanghai 1870-1900* (London: Chapman & Hall, 1906), pp. 142-143; Darwent, *Shanghai: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p.



所以當英國人在十九世紀中葉抵達華中地區時，發現整個長江流域蘊藏豐富的鳥類，除當地原產的飛禽如鴉（野火雞）、鷓鴣（松雞）、山鷓（大竹雞）、鶴鶉，及水鳥如小鳧（水鴨）、赤頸鳧、長尾鳧外，還有每年定期自北方南遷的候鳥，包括野鴨、野鵝，及春秋兩季大批過境的沙鷓（竹雞）等。不時還可見到小型的走獸，如鹿（獐子）、豬獾、黃狼、野兔以及野豬。<sup>37</sup>最令英國人興奮的是，中國是雉（野雞、山雞）的原生地之一，長江流域經常可見這種豔麗多彩的長尾鳥。在英國，雉是最主要的獵鳥(game birds)項目之一，但牠並非原生於英國，因此不是野生，而是半放養在農莊或莊園內，平時小心不加驚擾，直至獵季來臨，才派人擊打樹叢，驅雉起飛。因是半馴養，無論在速度及狡猾度方面，均比野雉略遜一籌。而中國野雉和英國雉的模樣極為相似，而且個子大、速度快、狡黠聰明，也更不易獵捕。<sup>38</sup>從此，帶著獵犬射獵便成為英人在華社群主要休閒活動之一，未擴界前，租界西端的跑馬場是射沙鷓的好地方，只是與板球場相距太近，容易誤傷人群。有探險精神的「運動家」便把射獵範圍擴大到租界周圍步行可達的區域，當天來回，後來，更雇用當地俗稱「蘇州船」的可過夜船艇(houseboat)，離開上海，外出一個週末，甚或數人結伴同行，一去兩三個禮拜。英人剛開始時，先從上海沿水路南下至杭州、寧波，在錢塘江一帶射獵，或向西行至太湖南端的湖州（吳興），這兩條路線以嘉興、嘉善和湖州的飛禽最多；後來又由上海往北行，沿蘇州河和大運河一路直至鎮江。其中，無錫至丹陽段長達一百英哩的地區是 1870 年左右最熱門的獵場（見圖一）。<sup>39</su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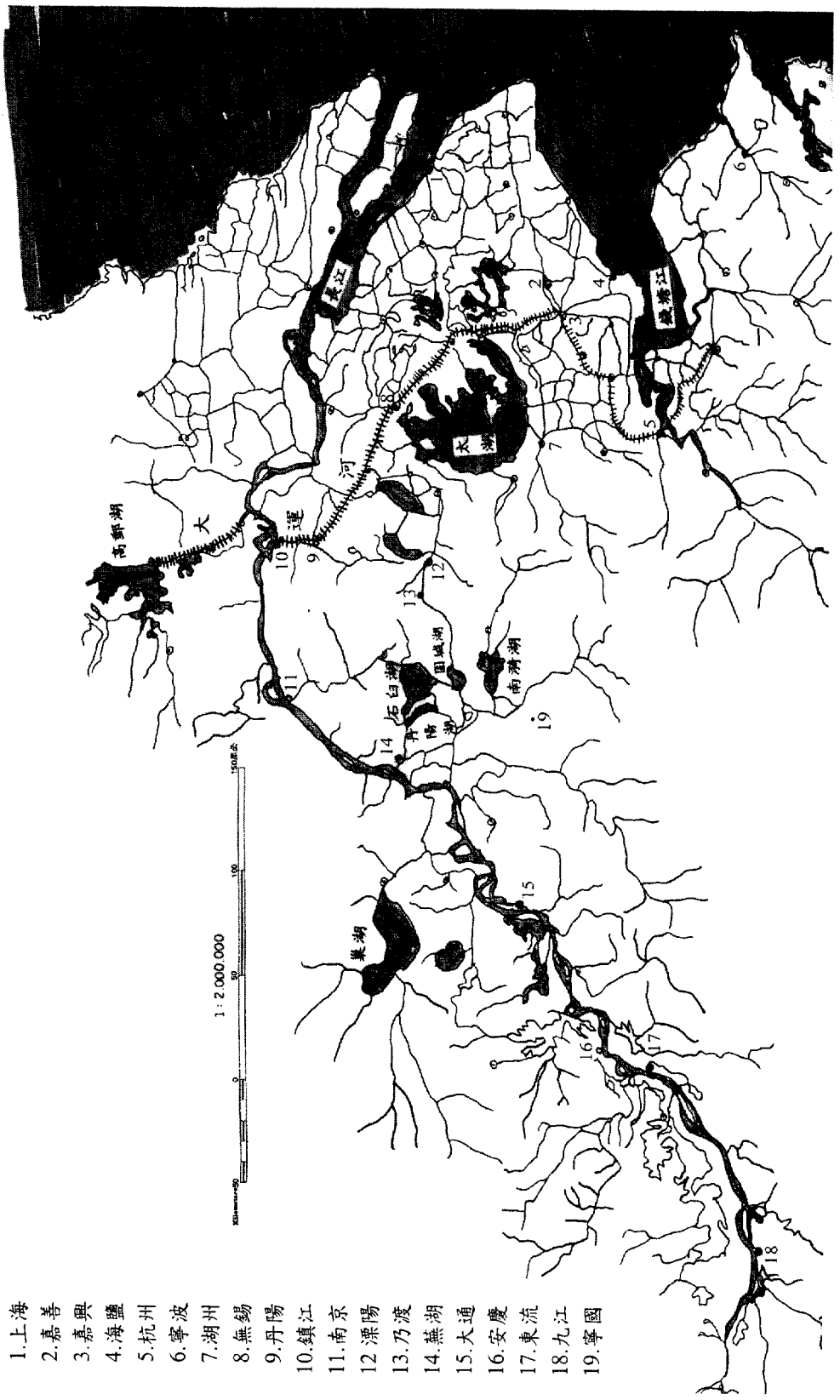
193; F. L. Hawks Pott, *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8), p. 86.

<sup>37</sup> Wright ed.,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p. 507.

<sup>38</sup> Ready, *Life and Sport in China*, p. 51; Dyc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pp. 134-135.

<sup>39</sup> H. T. Wade, *With Boat and Gun in the Yangtze Valley*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1895), pp. 1-3.

圖一 上海外人社群射獵區域，1850-1950



1873年時，上海外人社群已累積了相當的遠遊知識，該年出現上海第一本狩獵指南《運動家在華射獵日誌》(*Sportsman's Diary for Shooting Trips in North-China*)，由曾任法租界公董局董事的格羅姆(Francis A. Groom)所著，其中記錄最佳的獵場，飛禽的種類，如何到達，以及萬一與當地人發生衝突時的應對之道等，是後進射獵必備的手冊。<sup>40</sup>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上海外人社群更進一步把射獵地區向西擴張，沿溧陽、乃渡(南渡)至固城湖、大南湖(南漪湖)和蕪湖地區，不僅區域擴大，獵獲物也大增。為此，1895年時又出現第二本指南，即韋德(H. T. Wade)所編的《乘船攜槍於長江流域》(*With Boat and Gun in the Yangtze Valley*)，由多位射獵愛好者合著，其中包括兩位領事、三位海關內班人員，書中不但詳述地形、獵物、船艇、獵犬與獵槍，並逐一羅列各路線哩數、所需時間，甚至還有前人所創下的記錄等，範圍除上海地區，也包含南京、九江、漢口、宜昌一帶的簡介。<sup>41</sup>此書頗受歡迎，1910年再版，加入過去十五年來的新發展，內容更見豐富，此時獵區已由蕪湖向西沿長江直至九江，其中安慶、大通、東流為極富潛力的新獵場。<sup>42</sup>1908年，在當地頗受敬重的美籍律師佑尼干(Thomas R. Jernigan)出版了上海第三本狩獵指南《中國射獵手冊》(*Shooting in China*)，由於佑尼干於長江中下游射獵經驗豐富，不僅對地形、鳥禽堪稱專家，對於各地的風土民情，亦充滿探究的樂趣，所以這本手冊既是指南，亦含遊記性質。<sup>43</sup>1909年，出身海關、後轉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的濮

<sup>40</sup> *Ibid.*, p. 3; Dyc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pp. 148-149, 151-154.

<sup>41</sup> 兩位領事為賈禮士(W. R. Carles, 1848-1929)和哲美森(George Jamieson, 1843-1920)；三位海關人員為梯烈(O. G. Ready)、阿德治(E. A. Aldridge)和拉司馬森(A. H. Rasmussen)。韋德(1846-1915)生於上海，父親是一名水手，青少年時返回英國接受教育，並在倫敦學習茶葉貿易，1860年代重回中國，擔任茶葉中介商。他熱心公共事務，愛好運動，除射獵外，還積極參加賽馬、板球、獵紙等活動，並在和其他通商口岸的多項比賽中，代表上海獲得佳績，被視為當地最活躍的運動家與射獵權威，1915年病逝於上海，是典型生於斯、逝於斯的例子。參見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p. 520; "Obituary: Mr H. T. Wade," *NCH*, 4 Sept. 1915, pp. 643-644.

<sup>42</sup> "Preface," H. T. Wade, *With Boat and Gun in the Yangtze Valley*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1910).

<sup>43</sup> Thomas R. Jernigan, *Shooting in China* (Shanghai: Methodist Pub. House, 1908). 佑尼干(1857-1920)於1893年以美國駐滬總領事身份來華，1897年辭總領事職，改執律師業務，

蘭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也出版了《在華射獵記》(*Houseboat Days in China*)，濮蘭德係倫敦《泰晤士報》長期駐滬通訊員，此書訴求的對象並非後進射獵者，而是英國國內的讀者，因此獵奇的意味較濃。<sup>44</sup>

由韋德的指南可以看出，上海「運動家」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已締造不少記錄，供英人社群津津樂道。這些記錄多集中於 1870 至 1900 年間，有個人也有團體，個人如 1881 年海關外班人員阿莫(J. Armour)以十天獵期，在大通附近獵得十三頭野豬；又法籍蒙自海關首任稅務司彌樂石(Emile Rocher)於 1899 年冬，以二十八天獵得 638 隻混合獵物，其中雉佔了 464 隻。在團體方面，1873 年冬，格羅姆為首的六人團體在乃渡北方彼橋附近，以十二天獵得 1,497 隻雉及 132 隻其他鳥獸。<sup>45</sup>團體記錄中，最令人矚目的首推怡和洋行人員組成的怡和獵隊，在 1870 至 1900 年間，怡和幾乎每年都由大班率隊由香港北上，沿上述路線，進行為期三週的團體射獵。譬如，1887 年由艾應領軍，首先創下五隻槍二十一天獵得 1,711 隻飛禽的記錄。<sup>46</sup>兩年後(1889)，艾應再率獵隊，以六隻槍二十三天獵得 2,049 隻鳥獸，當中 2,007 隻為飛禽，重寫原先記錄。1892 年，一隻僅由三人組成的怡和獵隊，亦獵得 1,060 隻混合獵物，雉佔絕大多數。1901 年，艾應再與日後出任怡和首任駐宜昌代表的羅斯(Andrew Ross)，以二十一天半的時間，在大南湖西南面寧國府(宣城)附近獵得 1,318 隻混合獵物。<sup>47</sup>1889 年的那次記錄，

---

為當時上海著名的外國律師之一，並對中國商法有相當的研究與著作。佑氏生長於美國東岸的維吉尼亞州與北卡羅來納州，十二歲時，母親就送給他一把小型來福槍，作為功課進步的獎勵。來到中國後，他徜徉於長江流域，並以著書、為《字林西報》撰文等方式教導後進射獵，是公認「真正老運動家」。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 240-241；“Thoughts on Shooting” III, *NCH*, 25 April 1914, pp. 267-268; “Thoughts on Shooting” IX, *NCH*, 30 May 1914, pp. 674-675; “Death of Mr. T. R. Jernigan,” *NCH*, 6 Nov. 1920, p. 402; “The Late Mr. T. R. Jernigan,” *NCH*, 13 Nov. 1920, p. 477.

<sup>44</sup> J. O. P. Bland, *Houseboat Days in China* (London: Edward Arnold, 1909).

<sup>45</sup> Wade, *With Boat and Gun in the Yangtze Valley* (1910), pp. 232-234, 237.

<sup>46</sup> Wade, *With Boat and Gun in the Yangtze Valley* (1895), p. 159.

<sup>47</sup> Wade, *With Boat and Gun in the Yangtze Valley* (1910), pp. 233-235; Keswick ed., *The Thistle and the Jade*, p. 166.

由於數量最多，日後在各式回憶或旅遊介紹中不斷被提及，幾乎成爲英人社群所建構上海史的一部份。<sup>48</sup>

由上述記錄可知，雉是獵者最主要、也是最鍾情的獵物。在這方面，怡和洋行的艾應曾於1901年冬在蕪湖地區，單人十四天獵得540隻雉，平均每天十九隻半。<sup>49</sup>但記錄終歸是記錄，一般獵者的混合獵物中，一天平均能有七至八隻雉，便算難得。除了春季過境的沙鷗外，在華中地區，少有能像英國莊園大批驅雉起飛，獵者持槍以待，那樣令人乍舌的獵獲量。遊獵時，經常數日見不著獵物，幾天後卻突然與大批野禽不期而遇，但長江流域的魅力正在於此。野生鳥類的生氣蓬勃、緊隨獵犬追蹤時的興奮、對自我的挑戰、冬日清晨的寒冷寂靜、開闊的空間、明媚宜人的山光水色、興趣相近的同伴、絕對的無拘無束，以及方便的船艇，都是吸引射獵者的原因。<sup>50</sup>其中，無拘無束尤其是難得的優點，英國由於莊園與莊園間界線分明，不容許有穿山越野式的遊獵，而長江流域提供了這樣的機會；況且射獵不同於前述的獵紙，不是大批人馬在田野河流間上下奔馳，容易毀傷阡陌與農地，只要不誤傷農民，或在行船過程中不損傷他人船隻或財物，當地居民對這些外國獵人多半友善好奇，任其來去。這種毫無邊界的全然自由，對大部分英人而言是夢寐以求的經驗。<sup>51</sup>

船艇是另項優點。到了十九世紀末，除雇用中國船艇，上海愛好射獵的商人或重要商行也開始把蘇州船改造成更爲舒適的西式船艇。各家規制

---

<sup>48</sup> “2200 Pheasants,” *NCH*, 28 Aug. 1926, p. 410; Darwent, *Shanghai: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p. 193; Woodcock, *The British in the Far East*, p. 194. 有關英人社群所建構之上海史，參見 Bickers, *Britain in China*, pp. 106-107.

<sup>49</sup> Wade, *With Boat and Gun in the Yangtze Valley* (1910), p. 236.

<sup>50</sup> Ready, *Life and Sport in China*, pp. 46, 53; Jernigan, *Shooting in China*, pp. 156-157.

<sup>51</sup> Jernigan, *Shooting in China*, p. 157, 294-299; Wade, *With Boat and Gun in the Yangtze Valley* (1910), pp. 214-216. 由於雉和鷓鴣等獵鳥習於低飛，射獵地區周圍亦多土墩、小丘、樹叢與溪流，容易藏人，誤傷當地居民的機率其實不低，但多是擦傷，一旦誤傷，村民齊聚鼓譟，外國獵人多願立刻付銀元和解，較少鬧上公堂。其他還可能造成糾紛的原因包括外國獵人自己的水手或小廝仗勢欺人，買東西時少給錢，弄壞別人東西不認賠，或村中有游兵散勇、地方無賴故意帶頭鼓動鬧事等，參見 Dyc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pp. 147-158; “Thoughts on Shooting” VIII, *NCH*, 23 May 1914, pp. 603-604.

不同，但一艘理想的遊艇，一般約是四十五英尺長、十一點五英尺寬，由於在抵達狩獵區之前，常必須穿小溪、過木橋，所以吃水量必須小，高度也不宜過高，行船依情況以風帆、搖櫓或拖曳等方式前進。船上應包含一個主艙房，兩旁各有一臥舖，作為起居之用，還要有其他空間及底艙安置衛浴、炊具、菜蔬飲水、狗舍和水手。船上除了廚子、隨身小廝外，由船老大負責管理，他不僅必須熟悉當地水流、潮汐和地形，還需有統御手下約七名左右水手的能力。<sup>52</sup>1895年上海共有七十艘這類遊艇，其中怡和洋行、匯豐銀行、大英輪船公司各有一艘<sup>53</sup>；1910年數目增加為一百零八艘，怡和、三井洋行各有兩艘，匯豐、上海工部局、瑞記洋行、英美煙公司也各有一艘，其他則為私人所有<sup>54</sup>；1920年時，幾家飯店也開始擁有自己的船艇。上述船隻除供自用與待客之外，也出租予外人；這些加上價格低廉的中式蘇州船，為上海外人社群或遊客沿長江流域射獵、遊覽提供了相當便利的工具。<sup>55</sup>有意節省時間者，亦可藉輪船之力，先把船艇拖至預定地，再溯溪前行；也可先搭客輪至寧波、南京、蕪湖、九江、漢口或宜昌等通商口岸，再雇用當地船艇，在附近射獵。<sup>56</sup>

從韋德和佑尼干兩人所著的狩獵指南，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紀末，「運動家」已開始擔心鳥類數量減少的問題。獵獲物減少，可能是因長江中下游人口復甦，鳥禽退至人煙罕至處；也可能是因部份缺乏運動精神的獵人不遵守上海工部局春夏禁獵的規定，在非獵期濫殺無辜；但更有可能是因往來上海的郵輪、客輪、軍艦及上海公共租界每年消耗大批禽肉，這些野禽均由中國獵人提供，為滿足市場需求，他們不會遵守那些哺育期禁獵，或不可用網罟、鳥膠、陷阱等華而不實的規則。最令外人社群擔心的是，1890年代開始有洋行向中國獵人大批收購雉，宰殺後將其豔麗羽毛連毛帶

<sup>52</sup> Jernigan, *Shooting in China*, pp. 25-32; Dyc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pp. 121-127.

<sup>53</sup> Wade, *With Boat and Gun in the Yangtze Valley* (1895), pp. 165-167.

<sup>54</sup> Wade, *With Boat and Gun in the Yangtze Valley* (1910), pp. 100-101.

<sup>55</sup> Jernigan, *Shooting in China*, p. 27; Darwent, *Shanghai: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pp. 136-137.

<sup>56</sup> Jernigan, *Shooting in China*, p. 31.

皮出口至歐洲，供仕女衣帽裝飾之用。

1899年夏，時任江海關幫辦的林德厚(K. H. von Lindholm)向稅務司雷樂石(Louis Rocher)報告，鎮江一家洋行共運出 17,000 隻雉鳥皮毛；同時亦有消息指出，蕪湖、上海兩地亦有類似皮毛工廠成立，並已開始運作。<sup>57</sup>雷樂石立即採取行動，在他發起下，該年 8 月 4 日在上海召開一項保護在華野生鳥類的會議，共計七十一人參加，冠蓋雲集，幾乎囊括當時上海外交界及商界的菁英。外交人員如英國駐滬代理總領事霍必瀾(Pelham Laird Warren)、前已述及的法國駐滬總領事白藻泰、俄國駐滬代理領事拉普圖(N. Laptew)及奧匈駐滬代理總領事皮斯科(J. E. Pisko)；商界領袖包括三位前任工部局董事，即怡和駐滬經理麥克艾恩(A. P. MacEwen)、義記洋行負責人霍利德(Cecil Holliday)與中和洋行負責人列德(William D. Little)，以及三位該年度的工部局董事，包括大英輪船公司駐滬代表休伊特(Edbert A. Hewett)、老公茂洋行負責人安徒生(Frederick Anderson)及仁記洋行負責人金尼(Henry R. Kinnear)。除領事、商界領袖外，前工部局總董、時任《字林西報》總主筆的立德祿(Robert William Little)<sup>58</sup>及前述射獵手冊作者韋德與濮蘭德，均應邀出席。<sup>59</sup>

上述菁英本身多從事射獵，許多還擁有自己的船艇。其中霍必瀾尤其愛好狩獵，他曾任英國駐台灣領事達九年之久，1873 年他由台灣被調往漢口時，當地外人社群為感謝他過去的服務，特別送他一枝來福槍作為紀念。

<sup>57</sup> "Protection of Game in China," *NCH*, 10 Feb. 1917, pp. 288-290; "Sport," *NCH*, 31 July 1899, p. 228. 林德厚為丹麥籍，雷樂石為法籍。

<sup>58</sup> 立德祿(1840-1906)畢業於牛津大學，1866 年來華，1889 年起擔任《字林西報》總主筆，直至 1906 年去世為止，主導上海言論共 17 年。他熱心租界內公共事務，是有名的工作狂，當地英人社群對他非常尊敬與愛戴，暱稱他為鮑伯叔叔(Uncle Bob)。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 289-290；"In Memoriam Robert William Little," *NCH*, 27 April 1906, p. 197; "The Late Mr. Robert Little," *NCH*, 27 April 1906, pp. 197-198; Wright ed.,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1908, p. 356; H. G. W. Woodhead, *A Journalist in China*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4), pp. 14-16.

<sup>59</sup> "The Protection of Game and Other Wild Birds in China," *NCH*, 7 Aug. 1899, p. 278.

<sup>60</sup>這些人參加此會，除出於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更重要的是對鳥禽皮毛出口的憂心。當時歐洲流行以鳥類皮毛為衣帽裝飾，據估計，單英國一地每年進口量便達 35,000,000 隻，其中多來自非洲的鳥類，如駝鳥、燕鷗、蒼鷺、白鷺等，而為求羽毛鮮豔美麗，多在哺育期獵捕。1899 年 6 月底，國際婦女大會在倫敦召開，才就此發出呼籲，要求英國政府與其他殖民政府立法禁止。<sup>61</sup>中國雉的羽毛不輸上述鳥類，一旦出口成為常規，即有滅絕危機，更何況將直接威脅長江流域射獵的收穫量。資料顯示參加會議的七十一人當中，至少有四十人從事射獵、板球、騎馬或獵紙等運動，其中也有出於對動植物研究興趣的愛鳥者，如曾著有《長江下游鳥類》(*Birds of the Lower Yangtze Basin*)的杜德洋行負責人斯泰安(F. W. Styan)<sup>62</sup>；及兩年後出版《閒話中國鳥獸》(*Wild Life in China, or Chats on Chinese Birds and Beasts*)的上海西童書院院長藍寧(George Lanning)<sup>63</sup>等，這些人士決心利用此一機會，阻止長江流域鳥類繼續減少。會中除通過成立鳥類保護協會外，並決議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陳情，要求海關禁止野禽皮毛出口。

十天之後，「在華獵鳥與野生鳥類保護協會」(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Game and Other Wild Birds in China)正式成立，選出霍必瀾等九人組成執行委員會，擬定陳情書，廣求上海外人社群連署。<sup>64</sup>9 月初連署完成，由該會代理會長列德遞交駐滬領事團，轉呈北京外國駐華使團。陳情書中直言雉為冬季上海外人社群及往來郵輪的食物來源，出口商多在哺育期收購鳥

<sup>60</sup> Coates, *The China Consuls*, pp. 330-331.

<sup>61</sup> "The Protection of Birds," *NCH*, 28 Aug. 1899, p. 437.

<sup>62</sup> "Review: Birds of the Lower Yangtze Basin," *NCH*, 6 May 1892, pp. 593. 斯泰安同時也是上海博物館榮譽館長；韋德的《乘船攜槍於長江流域》當中，有四章由他執筆。見 Wade, *With Boat and Gun in the Yangtze Valley* (1910), pp. 125-136.

<sup>63</sup> 藍寧(1852-1920)1875 年來華，一直在教育界工作，任上海西童書院院長達 18 年之久，他經常替《字林西報》撰文。幾個兒子均在上海成家立業，是典型兩代定居的例子。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 272-273；"Sudden Death of Mr. George Lanning," *NCH*, 24 Jan. 1920, pp. 234-235.

<sup>64</sup>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Game and Other Wild Birds in China," *NCH*, 21 Aug. 1899, p. 382.



類毛皮，如果任其發展，不加遏止，長此以往，雉絕對有滅絕的危險，對中國、外人均為不幸，因此該協會希望北京使團能運用影響力，促使總理衙門責成海關立法嚴禁鳥禽皮毛出口。<sup>65</sup>陳情書送達北京後，一方面連署名單中囊括各方有力人士，不可輕忽；另一方面歐洲成立保護野生動物團體正蔚為風氣，加以各國使館、中國海關當中亦多狩獵愛好者，因此對此一運動均採同情態度。於是在使團背書下，總理衙門將陳情書轉發海關，總稅務司赫德(Sir Robert Hart)發出訓令，自第二年(1900)農曆新年起，正式禁止野禽皮毛出口。<sup>66</sup>該協會在完成該項使命，復推動工部局明令每年2月中至9月底，公共租界內禁售、禁食野禽的立法工作後，於1905年11月功成身退，決議解散，從此結束第一次「運動家」對抗「鳥類屠害者」的輿論戰。<sup>67</sup>

在這段運動期間內，並非所有外人都認同這種只指責出口商與中國獵人，自己卻射殺野禽、飽啖鳥肉、據長江流域為已有的作法和心態。保護鳥類協會才剛宣佈成立不久，一位署名「諷世者」(Cynicus)的讀者便在《字林西報》投書指出整件事的矛盾處。他以寓言形式描述有個中國人年年捕捉翠鳥，取其羽毛，無人干涉；不久，有個外國人來，要求他捕捉白鷺，他照做了，賺了些錢，無人聞問；後來又來了個外國人，向他大批收購山雉，中國人欣然從命，生意正要開始蒸蒸日上之際，突然上海外人社群對他說：「中國人，你不可以動那些雉，那是我們自己要打獵用的」。該文作者表示，由於他本身從不射獵，因此無法從那些所謂「運動家」的角度看事情，但他認為中國人很有理由反對上述待遇，特別如果中國人常上教堂或參加宴會的話，便會發現上海外籍婦女衣飾上多的是色彩鮮豔的羽毛，即便力倡保護鳥類人士的家眷亦不能倖免。<sup>68</sup>

這篇文章刊出後，並未受到迴響，娛樂性狩獵與實用性狩獵的分野，

<sup>65</sup> "The Protection of Wild Birds," *NCH*, 11 Sept. 1899, p. 531.

<sup>66</sup> "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Game and Other Wild Birds in China," *NCH*, 14 Feb. 1900, p. 270.

<sup>67</sup> "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Game etc., in China," *NCH*, 3 Nov. 1905, p. 255.

<sup>68</sup> "Sport," *NCH*, 7 Aug. 1899, p. 282.

足以成爲這些「運動家」不屑回辯的理由；對雉的特殊感情促使他們全力推動立法，禁止出口。他們所針對的那些毛皮出口商規模都不大，有些在運動剛發起時，就表態願意放棄這方面的生意<sup>69</sup>，所以該運動毫無阻力。可是，上海「運動家」很快就遭遇一個勢力龐大、不願退讓的對手——專營中國冷凍肉品輸出的英商和記洋行。

#### 四、商業與運動的衝突

和記洋行爲倫敦聯合冷藏公司(Union Cold Storage Co.)在中國的子公司。後者的創建者威廉(William Vestey)與愛德蒙·費史特(Edmund H. Vestey)兄弟出身利物浦一個小雜貨商家庭，從父親那一代起便從事雜糧進口。十九世紀下半葉，國際冷藏輪船運輸出現驚人的技術突破，善於掌握機會的費史特兄弟便於 1890 年在倫敦創建聯合冷藏公司，開始從畜產豐富的阿根廷運送大量冷凍牛羊肉回國，供英國消費者食用，沒多久，收購範圍便擴及俄國、中國、南非、澳洲、紐西蘭等地。由於英國國內對食物的需求，加上冷藏輪船運輸技術不斷精進，他們很快就累積了相當資金，轉投資於冷凍工廠、冷藏輪船，及上游的畜產收購和下游的肉品運銷；同時並併購其他小型冷藏廠。到了二十世紀初，該公司已逐步朝跨國公司的方向發展，不久之後將與美國的阿穆爾(Armour & Co.)及斯威夫特(Swift & Co.)等公司在國際冷凍食品工業上並駕齊驅。<sup>70</sup>

1907 年，和記洋行在漢口正式成立，中國沒有牛肉可供輸出，但有價廉物美的豬肉、家禽、雞鴨蛋等農副產品。<sup>71</sup>此外，長江流域豐富的鳥類也引起和記的興趣，依照該行的說法，一開始時，他們只是從市場上收購皮

<sup>69</sup>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Game and Other Wild Birds in China," *NCH*, 21 Aug. 1899, p. 382.

<sup>70</sup> Phillip Knightley, *The Vestey Affair* (London: Macdonald Futura, 1981).

<sup>71</sup> 有關和記洋行在漢口創建初期以及一次大戰中的肉品貿易，參見 Ning J. Chang, "New British Companies in China: The Case of International Export Company in Hankou, 1907-18,"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 No.8 (Dec. 1998): 29-63.

毛，後來發現大量野禽因羽毛而喪生，便決定整隻收購，冷凍後，隨其他肉品、蛋品一起運往倫敦。<sup>72</sup>當然更重要的理由是，倫敦有相當大的野禽消費市場，每年自俄國、西伯利亞、荷蘭、澳洲、南非、甚至美國等地進口不少這類肉品，供餐廳、郵輪、家庭食用。<sup>73</sup>所以和記在成立的第二年便開始從中國獵人或販子手中收購鳥禽，到 1909 年春，已累積相當數量準備出口，包括沙鷗 285,780 隻，野鴨 165,216 隻，野鵝 13,122 隻，雉 1,584 隻，及野火雞 192 隻。<sup>74</sup>但正當冷藏輪船要上行至華中裝載貨品時，和記發現海關有關野禽皮毛的出口禁令同樣適用於野禽肉，因此該行的貨品無法出口。<sup>75</sup>為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和記漢口廠經理紀而(E. Caesar Gill)立即致函英國駐漢口總領事法磊斯(E. H. Fraser)，要求轉請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Sir John N. Jordan)與中國外務部交涉，修改此一條文<sup>76</sup>；同時，費史特兄弟也在倫敦向英國外交部施壓，要求外相指示北京使館予以適當協助。<sup>77</sup>朱爾典最後以「該行在不知情情況下，誤觸海關條例，若蒙允許，絕不再犯」為由，替和記解了圍，外務部同意特別通融。<sup>78</sup>1909 年 5 月底，和記順利運出第一批冷凍野禽肉，同時運送的肉品還有 4,663 件冷凍豬肉，以及內臟、雞鴨等，該船於 7 月 24 日抵達倫敦。<sup>79</sup>

北京使館以為此事就此告終，但和記卻把這次船運當作野禽出口的開端，決心修改法令。和記才獲通融的第二天，愛德蒙·費史特便造訪倫敦

---

<sup>72</sup> Foreign Office Archives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in Kew (以下簡稱 FO) 228/2247, E. C. Gill to E. H. Fraser, 5 April 1909, enclosed in Fraser to John N. Jordan, 6 April 1909.

<sup>73</sup> FO 228/2247, Gill to Fraser, 21 Sept. 1909, enclosed in Fraser to Jordan, 23 Sept. 1909.

<sup>74</sup> FO 228/2247, Gill to Fraser, 5 April 1909, enclosed in Fraser to Jordan, 6 April 1909.

<sup>75</sup> FO 228/2247, A. Sugden to International Export Co. (以下簡稱 IEC), 25 March 1909, enclosed in Fraser to Jordan, 6 April 1909.

<sup>76</sup> FO 228/2247, Gill to Fraser, 5 April 1909, enclosed in Fraser to Jordan, 6 April 1909.

<sup>77</sup> FO 228/2247, Edward Grey to Jordan, Tel., 7 May 1909.

<sup>78</sup> FO 228/2247, Jordan to Foreign Office(以下簡稱 F. O.), 23 June 1909; Memorandum, Jordan to Wai Wu Pu, 19 April 1909.

<sup>79</sup> FO 228/2247, Paper cutting of The Lancet, 2 Oct. 1909, enclosed in Edmund H. Vestey to Jordan, 6 Nov. 1909.

外交部，與助理外務大臣藍利(Sir Walter Langley)會談。費史特直言他已見過自華返英休假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並由赫德處得知，該項禁令是數年前應北京外國使團要求而設，「在這種情況下，如北京使館要求取消此一禁令，似乎易如反掌」。英國外交部隨即把費史特的要求轉交北京使館，並指示朱爾典協助和記洋行取消禁令。<sup>80</sup>

朱爾典收到訓令後，卻不願從命。朱與當時其他駐北京的職業外交官不同，後者在世界各地調動，北京只是其事業中的一站，而中國卻是朱爾典事業的開始與結束。他自 1876 年以漢語翻譯學生身份來華，在牛莊、上海、廣州、瓊州、廈門等領事館擔任傳譯、副領事，後又出任使館漢文副使、漢務參贊、駐朝鮮總領事等職，1906 年晉升為駐北京公使，是英國駐華公使當中，少數具有領事事務經驗者，對各通商口岸的生活情況更瞭若指掌。<sup>81</sup>此時他在中國的時間已長達三十多年，對中國的感情，加上過去在地方上的經驗，使他傾向保護中國鳥類，對抗商業利益。1909 年 6 月，他回覆英國外交部，以不便干涉中國內政為由，表示無法在這方面協助該行。<sup>82</sup>

朱爾典的回覆並未打消和記及其母公司的決心，為改變北京使館的態度，愛德蒙·費史特一方面指示紀而北上見朱爾典，另一方面自己束裝來華，為新成立的子公司解決草創時期的諸多問題。<sup>83</sup>1909 年 9 月，紀而與朱爾典會面，此次會談相當成功，為證明和記的收購絕不會造成長江流域鳥類的滅絕，紀而把中國獵鳥分成三類：第一是候鳥，譬如野鴨、野鵝、沙鷗等，這類鳥禽每年十月大批過境，直至次年二、三月方北歸，紀而主張這一類鳥禽非長江原生鳥，停留時間又有限，在任何季節捕殺，均無滅絕之虞，因此不必設禁獵期；第二類是長江流域原生鳥類，如雉、鴉、鷓鴣、鶇等；第三類為走獸如鹿、野兔、野豬等。紀而同意後兩類鳥獸於二月

<sup>80</sup> FO 228/2247, Walter Langley to Jordan, 13 May 1909.

<sup>81</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 245；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55; Coates, *The China Consuls*, pp. 301-302, 445-446.

<sup>82</sup> FO 228/2247, Jordan to F. O., 23 June 1909.

<sup>83</sup> FO 228/2247, IEC to Jordan, 24 July 1909.

初至九月底禁獵，和記洋行願意保證在這段時間不予收購。<sup>84</sup>

這樣的解釋合情合理，頗具說服力。從該行先前輸出的內容都可看出，和記的目的是禽肉，對羽毛豔麗但獵捕費時的雉興趣不大，每年大舉過境的候鳥，特別是沙鷗，才是其重心。在這次會面後，朱爾典改變態度，決定協助該洋行取消禁令。他於 1909 年 10 月兩度照會外務部，要求對該行請求惠予考慮。1909 年 11 月，愛德蒙·費史特造訪北京，也趁外務部官員在場的機會，對此事加以解釋。<sup>85</sup>

經過一個多月的考慮，外務部於 12 月初私下告知朱爾典，和記洋行的要求已經獲准。當時並未說明細節，不過，朱爾典從時任代理海關總稅務司的裴式楷(Sir Robert E. Bredon)處得知，候鳥應該是全年可出口，但原生鳥類每年只有三個月。朱爾典隨即將此消息轉告在北京的費史特、漢口的和記洋行，及倫敦外交部。12 月中，外務部正式發出回函確認此一消息，但不同於英國使館與海關原先的推測，外務部決定把候鳥視同原生鳥類，每年只有在農曆十至十二月方可收購。更重要的是，外務部強調此為暫時試行，一年後，如有濫用，將重新恢復禁令。<sup>86</sup>

候鳥是和記最主要的出口鳥類，該行對外務部的決定自然不滿意，但因下一季的收購迫在眉睫，加以該行正就英鹽進口、轉口稅等問題申請外務部許可，因此決定暫緩對鳥禽出口問題的施壓。可是當長江汛期（五至九月）到來，遠洋輪船開至漢口裝載冷凍貨品時，和記開始重提此事。從 1910 年 4 月到 6 月，和記先是抱怨海關把十至十二月的收購，與出口混為一談，而冷藏輪船必須夏季汛期才能上駛漢口，根本無法配合。接著和記提出原先外務部的決議並不包括候鳥，要求北京使館運用影響力「恢復原先決定」。該年 7 月，該行更進一步對使館施壓，強調中國當局雖未做出新的決議，但和記已安排好兩艘遠洋輪船於該月底來漢口載運禽肉。<sup>87</sup>

<sup>84</sup> FO 228/2247, Gill to Fraser, 21 Sept. 1909, enclosed in Fraser to Jordan, 23 Sept. 1909.

<sup>85</sup> FO 228/2247, Jordan to F.O., 13 Nov. & 8 Dec. 1909.

<sup>86</sup> FO 228/2247, Jordan to F.O., 8 Dec. & 20 Dec. 1909; Wai Wu Pu to Jordan, 8 Feb. 1910.

<sup>87</sup> FO 228/2247, Fraser to W. G. Max-Müller, 14 April & 18 June 1910; W. P. W. Turner to

北京使館同意出口期不應受三個月收購期的限制，但同時也對和記咄咄逼人態度感到反感。當時朱爾典離華休假，由使館參贊麻木勒(W. G. Max-Müller)代理公使職務，麻木勒在報告上批註：「這些人從不滿足，法磊斯似乎也沒有試著阻止他們。我不相信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特權，對他們會有什麼好處。」<sup>88</sup>使館最終並沒有為和記「恢復原先決定」，但在使館的努力下，稅務司於 1910 年 8 月同意鳥禽的實際出口時間不受三個月收購期的限制，為確保和記出口時只運送收購期所購入的禽鳥，江漢關將在收購期結束時，檢查禽鳥數量，而和記出口時的數量應與此相符。<sup>89</sup>在這個新安排下，和記可以繼續其野禽出口。漢口廠負責收購長江中游的野禽，1913 年和記南京廠完工，加上同年才併購完成的上海機器冰廠(Shanghai Ice & Cold Storage Co.)，長江下游的鳥禽也完全在和記的掌握之中。

和記對於野禽始終是透過現有市場收購，不像對豬隻、家禽或雞鴨蛋等，一開始便派人下鄉建立收購網，所以野禽收購範圍僅限於長江沿岸一帶。1910 年之後，隨著其他肉品、蛋品的迅速成長，野禽在該行的出口比重逐步下降；而且，倫敦聯合冷藏公司在中國東北哈爾濱另有一子公司「濱江物產出口有限公司」(Produce Export Co.)，該行的野禽出口數量遠大過和記，因此無論從總公司或和記的角度來看，野禽都不是該行最主要的出口項目。但和記在取消皮毛出口等禁令上所表現出來的氣勢，以及新式冷凍工廠可以處理肉品的數量，令北京使館及上海外人社群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當 1910 年代，長江流域的鳥禽似乎又有數量減少的現象時，矛頭便指向這家中國關內唯一從事冷凍肉品輸出的洋行。

二十世紀初，上海「運動家」分別在 1914 與 1917 年發動了二次鳥類保護運動。1914 年的運動是由天津著名博物學家蘇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所引發。蘇柯仁為浸禮會教士蘇道味(Arthur Sowerby)之子，生於

---

Max-Müller, Tel., 9 July 1910.

<sup>88</sup> FO 228/2247, Marginal note by Max-Müller on Fraser to Max-Müller, 18 June 1910.

<sup>89</sup> FO 228/2247, Wai Wu Pu to Max-Müller, 4 August 1910, enclosed in Max-Müller to Fraser, 5 August 1910.

山西太原，幼年進煙台內地會所辦的學校，後返英受高中及大學教育，1905年返華後，在天津倫敦會所辦的新學書院任教。1908年，他加入安德森(Malcolm P. Anderson)及克拉克(Robert Sterling Clark)等人所領導的探險隊，分別前往山西、陝西、甘肅等地探勘，從此開始他博物學家的事業，之後他以天津為中心，往東三省及蒙古等地探查，並為美國國家博物館及大英博物館採集動、植物標本。<sup>90</sup>1914年時，蘇時年29歲，是當時公認中國博物學方面的先驅。更重要的是，他不僅用心博物學，也愛好狩獵，除專業著作外，並出版《華北的鳥獸》(*Fur and Feather in North China*)和《漁獵者雜記》(*A Sportsman's Miscellany*)等書。<sup>91</sup>

自1905年鳥類保護協會解散以來，《字林西報》上一一直斷斷續續有保護野禽的文章，內容包括舉發沒有運動精神的中外籍獵人，呼籲尊重工部局春夏禁售野禽的規定，並斥責外籍獵人以小汽船驚擾海鷗等，但基本上以要求自律為主，未能蔚成風潮。<sup>92</sup>1914年4月21日，蘇柯仁在《天津泰時士報》(*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發表公開信，指出中國鳥獸因大量輸出，已面臨危急存亡之秋，他引用海關數字說明1913年冬天有500,000隻雉，及10,000至15,000隻左右的鷓鴣被運出東北，各通商口岸每年鹿皮出口量在100,000張左右，長江流域也輸出包括鹿、野兔、沙鷗、野鴨等一

<sup>90</sup> 蘇柯仁(1885-1954)1920年以後的經歷更為精彩，他於一次世界大戰後定居上海，1923至1946年間成為上海英人社群的領袖，不但是「在華英人居民協會」(The British Residents' Association of China)與「在華外國居民協會」(The Foreign Residents' Association of China)的發起人及會長，並創辦《中國美術雜誌》(*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後改名為*The China Journal*)，在領導上海外人保衛公共租界及治外法權方面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450；George F. Nellist, *Men of Shanghai and North China: A Standard Biographical Reference Work* (Shanghai: The Oriental Press, 1933), p. 358; R. R. Sowerby, *Sowerby of China —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Kendal, Titus Wilson and Son, Ltd., 1956); Robert Sterling Clark and Arthur de C. Sowerby, *Through Shen-kan: the Account of the Clark Expedition in North China, 1908-9* (London: T. F. Unwin, 1912).

<sup>91</sup> "A Sportsman's Notebook," *NCH*, 11 Aug. 1917, pp. 347-348.

<sup>92</sup> "A Plea for the Sea-Gull," *NCH*, 20 Feb. 1909, p. 482; "Game Protection," *NCH*, 17 April 1909, p. 135; "Protection of Game," *NCH*, 29 May 1909, pp. 499-500; "Bird Life and Fauna," *NCH*, 1 Feb. 1913, p. 307; "A Plea for the Game Bird," *NCH*, 14 March 1914, p. 782.

定數量的鳥獸；更重要的是，冷凍廠實為鳥禽數目減少的罪魁禍首。他清楚地指出長江流域及哈爾濱至少各有三家冷凍廠，每年藉冷藏輪船從中國運送成千上萬的雉至倫敦、愛爾蘭、利物浦、赫爾(Hull)等地，另外長春也有一些洋行從事野禽出口。蘇柯仁在文中並喟嘆木蘭圍場自同治二年(1863)放墾以來，野生動物迅速減少。為阻止鳥獸遞減情形的惡化，他呼籲重組動物保護協會，推動立法暫時禁止中國鳥獸出口。<sup>93</sup>

和記洋行及濱江物產有限公司在華成立時間不久，行事又向來低調，外人社群對其多不熟悉，最明顯的例子是無論在此次或 1917 年運動中，和記洋行與濱江物產之間的關聯，從未被人提及，且 1913 年和記已完成上海機器冰廠的併購，開始提供上海租界炎夏時不可或缺的冰塊，冰廠在上海向來與自來水廠、電廠、電車等同屬社區服務的要項，但外人社群顯然對於冰廠與和記的關係毫不知情。<sup>94</sup>蘇柯仁雖然也不清楚，但從海關做出的一些調查，足以讓他以客觀的數字指出事情的迫切性及攻擊的對象。公開信一出，立刻引起上海外人社群的注意，《字林西報》首先在 4 月 25 日的第一篇社論中，將全文內容加以重述，接著又於 5 月 12、13 兩日，連續發出兩篇社論，懇請大家支持蘇柯仁的呼籲，主張不但上海方面應上書袁世凱及中國海關，各通商口岸也應各自上書，以增強說服力。<sup>95</sup>5 月 13 日素獲敬重的老運動家佑尼干也為文加以聲援，他提出過去幾年長江流域鳥類的確顯著減少，每當他詢問當地農家何以打不到鳥時，對方總是回答：「獵人打走賣給蕪湖做冰的人了」。<sup>96</sup>

在各地傳來支持的聲浪當中，有兩封有趣的投書，一是鎮江一位姓卞

<sup>93</sup> "A Plea for Game Birds," *NCH*, 2 May 1914, pp. 333-334; FO228/2695, Gill to John Layton & Co., 13 Sept. 1917, enclosure in Gill to Alston, 15 Sept. 1917.

<sup>94</sup> 有關和記的併購，參見上海市檔案館，英商上海機器冰廠 U155-1-1, pp. 7-10,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Ice & Cold Storage Co., Ltd, 1912-1941," by R. C. Aitkenhead; "Ice Company Meeting," *NCH*, 15 Feb. 1913, pp. 454-455.

<sup>95</sup> "Protection for China's Game," *NCH*, 16 May 1914, pp. 506-507; "Game Protection in China," *NCH*, 16 May 1914, p. 508.

<sup>96</sup> "The Protection of China's Game," *NCH*, 16 May 1914, p. 548.



的中國讀者(W. C. Pien)從人道主義、珍惜生命的角度，呼籲中國新聞界支持此一運動，雖然動機、想法與外人社群南轅北轍，但受到《字林西報》的歡迎<sup>97</sup>；二是署名「南京居民」(Nanking resident)的來信，此人似乎對和記知之甚詳，有可能是和記友人，甚或負責人紀而本人。他雖自稱「運動家」，亦支持此一運動，但同時強調野禽肉只是冷凍廠眾多出口項目之一，輸出固然獲利豐厚，但不輸出，該廠也不至於無法生存，況且上述工廠絕對沒有在獵期結束後還繼續收購，空間的佔用以及長期冷藏對食物保鮮的損害，都使得這樣的作法並不划算。該文指出往來上海的郵輪和客輪才是真正造成鳥類減少的原因，立法禁止這些船隻的蒐購，方是拯救長江流域原生鳥類的正途。<sup>98</sup>

「南京居民」的說法未受重視，一般輿論走向認為，零星射獵或市場上行之已久的出售不必禁止，但對利用冷藏技術，全年不分季節大量捕殺、整批出口的行爲必須採取行動。佑尼干於是與曾任工部局董事的大英輪船公司駐滬代表馬歇兒(A. M. Marshall)、現任工部局董事的古沃律師事務所律師古柏(A. S. P. White-Cooper)、上海易高律師事務所高級律師麥克尼爾(Duncan McNeill)四人組成委員會，開始草擬致袁世凱的陳情書，蘇柯仁亦隨後加入，陳情書於1914年6月出爐，分送各通商口岸徵求連署。<sup>99</sup>稍後並呈送袁世凱，據說袁亦有意支持，但由於該年八月歐戰爆發，外人社群無暇繼續施壓，袁亦忙於內鬥外爭，準備稱帝，此事後來便不了了之。<sup>100</sup>

與該運動同時，1914年4至7月《字林西報》出現一系列由佑尼干主筆，以〈射獵有感〉(Thoughts on Shooting)為題的專題報導，每週一次，每次至少一千字，前後共十五篇。<sup>101</sup>這些報導與《中國射獵手冊》不同處在

<sup>97</sup> "The Protection of China's Game," *NCH*, 23 May 1914, p. 620; "Game Protection," *NCH*, 23 May 1914, p. 590.

<sup>98</sup> "The Protection of China's Game," *NCH*, 30 May 1914, p. 693.

<sup>99</sup> "China's Wild Birds," *NCH*, 13 June 1914, pp. 820-821.

<sup>100</sup> "A Plea for Game Birds," *NCH*, 16 Dec. 1916, pp. 571-572, 598; "Game Protection in China," *NCH*, 27 Jan. 1917, pp. 188-190.

<sup>101</sup> 15篇專題報導分別見於 *NCH*, 4 April 1914, pp. 25-26; 11 April 1914, p. 102; 18 April 1914,

於，佑尼干除以老手身份教導新手如何射獵外，更諄諄教誨新手怎樣才能成爲一個真正的「運動家」。他從介紹射獵者應讀的英美經典作品開始，接下來談獵槍，從槍柄、槍身、口徑、槍管長度、彈藥，到如何安全使用槍，以避免意外，接著說明中國野禽的種類與習性，如何觀察其飛行以增加準頭，如何照顧與訓練獵犬等，字裡行間不斷耳提面命，指出經驗豐富的運動家就好像一個老到的律師，話不多，卻句句命中要害；真正的運動家應該是開槍的次數有限，卻彈無虛發，而且態度不慌不忙，沈著冷靜；他總是瞄準再射，絕不採取碰運氣式的射擊，亂射一通，而且總是盡可能一槍畢命，不要使獵物負傷奔逃，多受痛苦。真正的運動家也該避免射擊棲息中的鳥禽，應盡量在鳥類飛起時再開槍，如果可能的話，最好預留二十五至三十碼，讓雉有起飛的機會；他絕不使用自動連發步槍，如果雙管來福槍左右各射一次不中，就應放棄，讓鳥禽有飛走活命的機會；他也絕不會只挑容易的射擊，然後自誇從未失手。佑尼干認爲，如果能小心不濫殺無辜，射獵是一項男子漢的運動，通常能帶來極大的快樂，但如果只是爲開槍而開槍，就成爲庸俗不堪的行徑。運動和殘酷之間的差距，就在於一個是真正享受射獵帶來的滿足與樂趣，誠心欣賞其飛行對手，而另一個只是滿腦子想要快點裝滿獵袋，凱旋而歸。<sup>102</sup>

佑尼干的這些看法，明確地爲「運動家」與「鳥類屠害者」畫了一道界線，也爲娛樂性和實用性狩獵做了一番定義。射獵是外人社群普遍從事的運動，其中良莠不齊，有搭乘船艇、攜帶獵犬，如韋德等配備齊全的獵人；也有手持獵槍，徒步在租界附近、甚至租界內，一心只想嚐嚐射擊滋味的毛頭小伙子。換言之，有佑尼干那樣嚴格遵守狩獵規則、冷靜沈著的真「運動家」，也有春季哺育期對棲息中的鳥類亂射一通的假「運動家」，

---

16 May 1914, p. 516; 23 May 1914, pp. 603-604; 30 May 1914, pp. 674-675; 6 June 1914, pp. 748-749; 13 June 1914, pp. 832-833; 20 June 1914, pp. 892-893; 27 June 1914, pp. 966-967; 4 July 1914, pp. 20-21; 11 July 1914, pp. 96-97.

<sup>102</sup> NCH, 11 April 1914, p. 102; 18 April 1914, pp. 193-194; 25 April 1914, pp. 267-268; 9 May 1914, pp. 438-439; 30 May 1914, pp. 674-675.

《字林西報》上經常可見對不守規矩獵人的批評，有時甚至直指他們是其他歐洲人或日本人。<sup>103</sup>不過，即便是「運動家」，也有鑽規則漏洞的時候，譬如上海工部局明令每年十月一日起，方可買賣、食用野禽，但不少上海外籍居民的廚子在八、九月間即購進雛雉，做成佳餚，偽稱「春雞」或「山東雞」，外人雖明知不妥，但多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sup>104</sup>春、夏季禁獵時期，私人晚宴或客輪的菜單上出現雉肉，也所在多有。<sup>105</sup>不過，雖然不是所有英人均遵守運動規則，但運動家的理想確實存在，哪些事當為、哪些事不當為，十分清楚。娛樂性狩獵是好的，實用性狩獵是壞的；射獵作為一項運動是好的，為了牟利賺錢是壞的；零星獵殺和食用無傷大雅，整批冷凍出口則必須阻止。中國政府不知道保護其原生鳥類，任其珍貴資產流失而不自知，外人社群必需採取行動；這不是商業利益的競爭，是公益與私利之間的對抗。基於這樣的想法，1917年上海「運動家」再接再厲地發起了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的鳥類保護運動。

## 五、1917年鳥類保護運動

1916年年底《字林西報》再度出現多篇呼籲保護長江流域鳥類的投書，除老將佑尼干之外，還有美國兜安氏西藥駐滬經理裘畢勝(Harry E. Gibson)等人，提出的辦法包括全面禁止出口、進一步縮短上海租界的野禽售期、成立獵鳥養殖區，以及向曾任江蘇都督的馮國璋、或長居上海的伍廷芳等開明人士請求協助等。<sup>106</sup>《字林西報》隨後連續發出兩篇社論，指出副總統馮國璋在江浙地區有一定影響力，上海「運動家」應發動第三次上書，

<sup>103</sup> "Protection of Game," *NCH*, 29 May 1909, pp. 499-500.

<sup>104</sup> Dyc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pp. 115-116; "Sportsmen and Game," *NCH*, 19 Sept. 1914, p. 918; "Protection for Pheasants," *NCH*, 23 Aug., 1919, pp. 504-505; "Game Preservation," *NCH*, 13 Sept. 1919, pp. 694-695; "Game Protection," *NCH*, 14 Aug. 1920, p. 409.

<sup>105</sup> "A Plea for the Pheasant," *NCH*, 22 April 1904, p. 828; "Pheasants Abroad Ship," *NCH*, 28 Aug. 1920, p. 561.

<sup>106</sup> "A Plea for Game Birds," *NCH*, 16 Dec. 1916, p. 598. 裘畢勝為美籍。

請求他以課稅等方式對鳥禽出口加以限制。該報表示：「此舉不是爲了運動家，雖然他們也頗值同情，此舉是爲了中國的野禽，這是項珍貴的資產，中國不應讓它就這樣毫無節制地被浪費掉。」<sup>107</sup>

在一片討論聲中，怡和洋行駐滬經理約翰斯東決定挺身而出，領導此一運動。<sup>108</sup>約翰斯東是怡和創辦人渣甸姊姊的曾孫，1902年自伊頓公學(Eton College)畢業後，即加入怡和洋行香港總部，自職員做起。1908年被派至上海，1915年成爲駐滬經理，同時擔任工部局董事。<sup>109</sup>怡和素有射獵傳統，曾積極參與1899年的保護鳥類運動，當時不但經理麥克艾恩是發起委員，瑞士籍職員伯南德(William Brand)也名列其中。約翰斯東本人極愛運動，前已述及，不但養馬、賽馬，本身也是業餘騎師，同時對於獵紙、射擊、馬球，樣樣熱衷。因此，對於領導此一運動，於公於私他都當仁不讓。約翰斯東當時才35歲，「運動家」當中較他資歷更深者比比皆是，但因他是怡和負責人，登高一呼後，果然信函紛紛湧入，提供各式鳥類減少的資料與訊息，回信範圍不只在上海，還包括天津、漢口、福州、南京、東北等外人社群，也不僅限英人，其他如日籍、歐洲籍的「運動家」也多表支持。<sup>110</sup>

約翰斯東在收集了足夠資料後，於1917年1月19日在上海匯中飯店

<sup>107</sup> "A Plea for Game Birds," *NCH*, 16 Dec. 1916, pp. 571-572; "The Game Birds of China," *NCH*, 16 Dec. 1916, p. 574.

<sup>108</sup> "Protection of Game in China," *NCH*, 30 Dec. 1916, p. 697.

<sup>109</sup> 之後，1919年約翰斯東被調回香港，接替蘭代爾(David Landale)的大班之職，並出任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議員；1923年退休，返回蘇格蘭杜佛里斯郡(Dumfriesshire)享受仕紳生活；1935年去世，享年54歲。約翰斯東愛好運動，退休後依然騎馬、狩獵不綴，1924年時還在其莊園試養加拿大溫哥華島的一種鸕鶿，計畫將之引進英國作爲獵鳥。約翰斯東有一姐妹嫁上海證券交易所主席希克林(N. W. Hickling)，在上海社交界頗有名氣。她與約翰斯東一樣愛好騎馬，不但擔任上海女子獵紙總會會長，還幾次因快意馳騁而墜馬受傷。參見 Keswick ed., *The Thistle and the Jade*, pp. 262-263; "New Game Birds in Britain," *NCH*, 16 Feb. 1924, p. 250; "Accident to Master of Ladies' Hunt," *NCH*, 3 April 1926, p. 16; "John Johnstone," *NCH*, 20 March 1935, p. 441; "Obituary: Mr. John Johnstone," *NCH*, 20 March 1935, p. 462; "Who Would be Fit?: Mr. John Johnstone on Sport," *NCH*, 20 March 1935, p. 466.

<sup>110</sup> "Protection for China's Game," *NCH*, 13 Jan. 1917, pp. 74-75.

(Palace Hotel)召開鳥類保護大會，當天約有六十人出席，其中包括好幾位前二次運動均踴躍參加的老將，如 1899 年首先喚起大家對鳥類出口警覺的林德厚，現在是琿春關稅務司；藍寧已從西童書院退休，正接受上海工部局委託撰寫《上海志》(*The History of Shanghai*)；還有曾任上海工部局董事的哈華托律師事務所高級律師布蘭特(W. A. C. Platt)；以及愛好賽馬、曾任美孚石油職員，現任股票交易商的里德(H. H. Read)等。1914 年運動的領導人如律師古柏，現任工部局副總董，依然積極參與；老運動家佑尼干年已六十，當天他不克出席，但撰信託人代為宣讀；天津的蘇柯仁隨後亦應邀加入。其他重要新面孔還包括太古洋行大班麥凱(E. F. Mackay)、寶賜洋行負責人馬勒(Eric Möller)、上海葡人社群領袖丁尼斯(A. F. Diniz)等。怡和除經理約翰斯東之外，旗下四名職員也名列其中。<sup>111</sup>

席間約翰斯東首先報告各地對此次運動的反應，並回顧過去兩次運動的過程與結果，他指出當年先人辛苦推動的鳥類皮毛出口禁令，後在英國公使影響下取消，解鈴還需繫鈴人，大會應推出數人組成一小型但具代表性的臨時委員會，授權其遊說北京使團，再度恢復此一禁令。約翰斯東並提出他心目中的人選名單，結果獲大會全數通過，其中除推動保護鳥類不遺餘力的古柏、裘畢勝和蘇柯仁之外，還包括義大利駐滬總領事羅西(Chev. G. de Rossi)、香港紹昌洋行負責人漢弗萊斯(C. C. Humphreys)、日本三井洋行駐滬代表神崎(S. Kanzaki)、天祥洋行襄理納澤(A. P. Nazer)等共七人，不但國籍囊括英、美、日、義，且專業領域也涵蓋領事、商界、博物學家等。<sup>112</sup>

大會結束後，報上仍不斷有讀者投書，提出各式保護鳥類建議，包括在東北成立國家公園、仿效美國制訂狩獵法、施行槍枝執照費、縮短現行

<sup>111</sup> “Game Protection in China,” *NCH*, 27 Jan. 1917, pp. 188-190; “Obituary: Mr. A. F. Diniz,” *NCH*, 28 Feb. 1920, pp. 549-550. 怡和的四名職員分別是：史密斯(A. Brooke-Smith)、小藍寧(V. H. Lanning)、格德斯(F. M. Guedes)和馬愷(G. A. Mackay)。其中史密斯是上海怡和的第二號負責人，1919 年約翰斯東調往香港後，他成為怡和駐滬經理兼工部局董事，1920 年更當選總董；小藍寧則為藍寧之子。

<sup>112</sup> 三井駐滬代表其實並未出席大會，他的被邀是為了使該委員會更具代表性。

獵期等。<sup>113</sup>對此，《字林西報》認為都是後話，目前最重要的是全面禁止出口，並把矛頭指向和記洋行，該報指出，既然野禽肉只是冷凍食品公司營運的一部份，該行沒有理由反對恢復禁令。<sup>114</sup>在會後的追蹤報導中，《字林西報》並暗示約翰斯東已取得某些高階人士的支持，這些人由於職務之便，對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較上海外人社群有更清楚的瞭解。<sup>115</sup>

約翰斯東在北京使館確實有一內線，即當年伊頓同窗藍普森(Miles W. Lampson)。藍後來成為著名的駐華公使，與國民政府就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及關稅自主等問題，多所協商，但當時他只是使館的頭等參贊，年輕好玩，亦好狩獵。同時期北京使館與怡和有淵源的還有時任漢務參贊(Chinese Secretary)、日後名噪一時的駐滬領事巴爾敦(Sydney Barton)。巴爾敦娶怡和前駐滬經理麥克艾恩之女為妻，巴爾敦夫人時常往來於北京、上海間，與上海外人社群有一定聯繫。<sup>116</sup>約翰斯東與藍普森私下經常書信往返，或代購新茶、彈藥，或邀其射沙鷗，或閒話家常，信中還常提到在上海招待巴爾敦夫人等細節。<sup>117</sup>約翰斯東在決定出面領導鳥類保護運動後，即去信藍普森，探問使館口氣，並從藍處得知過去出口禁令的設立與廢除等始末。<sup>118</sup>除北京使館外，約翰斯東的另一重要人脈是海關總稅務司安格聯(Sir Francis Arthur Aglen)，安曾任江漢關稅務司，對漢口和記的運作相當熟悉，他從一開始便支持此一運動，除慷慨提供南京、漢口、哈爾濱三地詳細野禽出口數據外，還替約翰斯東等人分析該如何進行，才能使運動成

<sup>113</sup> "The Wide Life of Manchuria," *NCH*, 10 Feb. 1917, pp. 303-304; "Game Protection for China," *NCH*, 5 May 1917, p. 280.

<sup>114</sup> "The Protection of Game," *NCH*, 17 Feb. 1917, pp. 322-323; "The Protection of Game," *NCH*, 5 May 1917, pp. 228-229.

<sup>115</sup> "The Protection of Game," *NCH*, 20 Jan. 1917, pp. 112-113.

<sup>116</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 29、271；"British Ministers to China," *NCH*, 27 Nov. 1926, p. 405; Cyril Pearl, *Morrison of Peking*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1968), p. 336; Blake, *Jardine Matheson*, p. 224.

<sup>117</sup> FO 228/2695, John Johnstone to Miles W. Lampson, 15 Jan., 24 & 29 March, 27 July, 8 Sept. 1917.

<sup>118</sup> FO 228/2695, Johnstone to Lampson, 15 Jan. 1917; Lampson to Johnstone, 24 Jan. 1917.

功，不過身為中國政府官員，安格聯要求對其身份保密，不要讓他的名字曝光。<sup>119</sup>

有了使館與海關兩方面直接、間接的支持，約翰斯東與七人委員會開始積極運作。1917年3月23日，該委員會榮譽秘書霍內爾(B. C. Hornell)首先致函北京使館，說明鳥類保護運動進行的情形，並附上多封通商口岸的來信摘要，說明這幾年中國獵鳥數目大減的事實與迫切性。一封長江下游的來信喟嘆過去一天出獵見到上百隻雉是常事，最近能見到二十隻就不錯了；今年情況更糟，他從沒有一天見到超過七隻；而且該地雉鳥數目遽減正與南京和記成立時間相符。霍內爾指出當年北京使館取消禁令，是相信和記洋行營運不會危及中國野禽，現在事實證明該行濫用此一特權，辜負使館苦心。<sup>120</sup>次日，約翰斯東把請願書初稿寄給藍普森，請他讓當時代理館務的艾斯敦爵士(Sir Beilby F. Alston)過目，並提供建議。約翰斯東強調該請願書句句有數字為證，和記不但在獵期過後還繼續收購，而且提供中國獵人槍枝，雉鳥全年遭到屠殺，鳥蛋也遭公開出售。<sup>121</sup>經過與安格聯和蘇柯仁的反覆討論，此時約翰斯東等人對於未來如何進行此一運動已達成共識，首先，東北因涉及俄國勢力範圍，為避免事情複雜化，目標將集中於中國關內的獵鳥，對東北略而不提；其次，為防止和記指責英國使館出爾反爾，主要論點應放在和記的收購造成野禽減少，以及該運動獲得全體在華外人社群的全力支持，以便使館有足夠理由改變當年決定。<sup>122</sup>

經過約翰斯東與藍普森的努力，艾斯敦決定開始採取行動。<sup>123</sup>由於當年野禽出口涉及英國外交部及和記的母公司——倫敦聯合冷藏公司，現在

---

<sup>119</sup> FO 228/2695, Johnstone to Lampson, 24 March 1917; Authur de C. Sowerby to E. B. C. Hornell, 23 March 1917, enclosed in Johnstone to Lampson, 24 March 1917.

<sup>120</sup> FO 228/2695, Hornell to Beilby F. Alston, 23 March 1917.

<sup>121</sup> FO 228/2695, Johnstone to Lampson, 24 March 1917.

<sup>122</sup> FO 228/2695, Sowerby to Hornell, 26 March 1917, enclosed in Johnstone to Lampson, 29 March 1917.

<sup>123</sup> FO 228/2695, Minutes: Preservation of Game, by Lampson, 31 March 1917; Minutes: Export of Game, n.d.

若欲改變態度，最好先知會倫敦。1917年4月12日，艾斯敦致函英國外交部，說明獵鳥保護運動正在中國興起，預計很快中國政府便會徵詢北京使團的意見，希望外交部對此給予指示。為爭取倫敦的支持，艾斯敦除附上霍內爾致使館的信函，並進一步縮小範圍，表明使館只準備禁止中國原生鳥類出口，不涉及候鳥，因此應無損於和記的權益。<sup>124</sup>4月17日，艾斯敦再次致函外交部，附上蘇柯仁最近在《中英友好期刊》(*Journal of the Anglo-Chinese Friendship Bureau*)發表的一篇有關中國鳥獸的文章，艾斯敦指出，蘇是中國博物學方面的權威，此文可以證明中國雉及其他獵鳥亟需保護。<sup>125</sup>

時值歐戰期間，聯合冷藏正協助英國政府自海外收購肉品，供聯軍食用，重要性比八年前不減反增。外交部很快便把北京傳來的消息告知該公司，詢問他們的態度。就聯合冷藏而言，和記在鳥禽方面的出口量遠不及東北的濱江物產有限公司，禁令只要不涉及東北，一切都可商量，但他們要求先徵詢第一線和記的意見，再對此事表達立場。<sup>126</sup>母公司的態度並不堅決，子公司的反應卻非常激烈。聯合冷藏與和記由於所從事營業的項目常在國內外飽受批評，多年來他們一貫政策便是低調行事、不公開回應，但絕對和官方如英國外交部、經濟部、使館、領事等保持密切聯繫。1914年，蘇柯仁所領導的鳥類保護運動才剛推動，和記經理紀而便立刻預作辯解，他不但前往上海會見駐滬總領事法磊斯，赴北京求見公使朱爾典、總稅務司安格聯，甚至還設法在北戴河與蘇柯仁會面，試圖說服對方和記並非造成鳥類減少的原因。<sup>127</sup>1914年的護鳥運動好不容易才過去，現在又來新一波的攻擊，而且聲勢更大、針對性更明顯，糟糕的是，北京使館的態度似乎傾向支持該運動。在接獲倫敦來信後，紀而決定全力反擊。

<sup>124</sup> FO 228/2695, Alston to F. O., 12 April 1917, Confidential.

<sup>125</sup> FO 228/2695, Alston to F. O., 19 April 1917.

<sup>126</sup> FO 228/2695, F. O. to Alston, Tel., 14 June 1917.

<sup>127</sup> FO 228/2695, Gill to Alston, 14 July 1917; Gill to Fraser, 19 May 1914, enclosed in Gill to Alston, 14 July 1917; Hornell to Alston, 23 March 1917; Gill to Alston, 3 Aug. 1917.



1917年7月14日，紀而首先去信北京，抗議使館未事先知會和記，便逕自呈報倫敦，與過去慣例不符；8月3日紀而再度呈交北京一封長信，強調所謂和記濫用使館當年協助取得的特權、供應中國獵人槍枝彈藥、不遵守獵期全年收購、許多地區雉鳥已慘遭滅絕等指控，均屬無稽。為證明上海「運動家」無的放矢，紀而甚至宣稱雉的數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只是因人煙漸密，退往荒野無人之處，上海「運動家」好逸惡勞，不願深入內陸，所以才找不著牠們。<sup>128</sup>紀而這麼說可能有他的理由，但中國雉鳥數目遽減是各方一致看法，也是護鳥運動的根本起因，這種講法不但無法改變使館的態度，反而加深艾斯敦對紀而的惡感。<sup>129</sup>

另一方面，約翰斯東等人在上海的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上致北京使團的請願書已於七月下旬定稿，在上海及其他口岸尋求連署，八月底人數達1,496人，九月初上呈北京使團轉交中國政府。同時，約翰斯東也利用怡和在倫敦的影響力遊說英國外交部，設法爭取上海總商會如朱葆三等人的支持；香港方面則包括行政局、立法局、商會及重要華商等也紛紛致函北京施壓，情勢對和記一天比一天不利。<sup>130</sup>

在壓力愈來愈大的情況下，和記於九月中旬完成給母公司轉呈外交部的報告，全文共三十二頁，除陳述事情的來龍去脈、附上1914和1917年兩次運動的各式剪報外，紀而逐一反駁對和記的指控，他強調該行沒有提供中國獵人槍枝、彈藥，沒有在獵期之外收購雉鳥，沒有濫用海關特權，也沒有導致野禽滅絕。和記雖一度考慮在蕪湖設廠，但從未在該處收購野禽，因此佑尼干所謂的「中國獵人打走賣給蕪湖做冰的人了」，根本不是事實。至於「運動家」的獵獲物為何會減少？紀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引用韋德1910年再版的《乘船攜槍於長江流域》回答此一問題。該書是「運動家」寫給「運動家」的射獵手冊，可信度自然無庸置疑，韋德在書中曾

<sup>128</sup> FO 228/2695, Gill to Alston, 14 July & 3 Aug. 1917.

<sup>129</sup> FO 228/2695, Alston to F. O., 10 Aug. 1917.

<sup>130</sup> "The Protection of Game," *NCH*, 28 July 1917, pp. 183-184, 229; FO 228/2695, Johnstone to Lampson, 27 July & 8 Sept. 1917; FO 228/2695, Francis Henry May to Alston, 30 Aug. 1917.

清楚指出鳥類並未減少，只是因雉鳥很少每年重返同一棲息地，加以人煙漸密，自然退往更遠處，而新一代獵者，不似當年老「運動家」吃苦耐勞，總希望上午出獵，中午便返回船上吃個舒服的午餐，鮮少願意遠離船艇或飯店，難怪經常喟嘆鳥禽減少；中國獵人則不然，為求生計，深山密林都願前往。從市場供貨不減反增的情況來看，雉鳥實在談不上滅絕。<sup>131</sup>

話鋒一轉，紀而直批上海「運動家」偽善，這些人宣稱他們參與此事是出於珍惜中國野禽，其次才是為保持一定獵獲量，並堅持雖偶有「運動家」殺戮過重，但基本上射獵對鳥類並無任何影響，至於租界日常食用的野禽也無關緊要，毋需禁止。紀而毫不留情地批評：

與這次運動有關的人當中，除蘇柯仁之外，沒有一個可以稱得上是博物學家，他們對雉鳥除了射殺、食用外，毫無興趣。……從這兩次運動的相關文章、投書可以看出，他們努力想塑造運動家為運動而射鳥、運動家愛好徒步追蹤鳥獸的形象，但事實上在這個國家，十個運動家中有九個——如果不是一百個當中有九十九個的話——射獵純粹是為享受殺戮的滋味、為表現自己的英勇非凡，還有在社團或俱樂部裡有可誇口之事。<sup>132</sup>

他指出，從韋德的書中可以看出「運動家」的殺戮不下和記，更何況和記野禽收購的數量，根本無法和公共租界日常食用、銷往日本香港及郵輪、軍艦、客輪上的消耗量相比，百分之九十的雉都是供應上述需求才遭捕殺，也才是造成長江流域幾十名中國獵人不分季節、四處捕捉雉鳥的真正原因。上海「運動家」每年射獵數次，每週又大啖雉肉好幾次，卻指責和記造成野禽減少。更尤有甚者，客輪、郵輪等往來於上海，動輒攜走上千隻野禽，既不必付關稅，又無人節制，鳥類保護委員會對此卻視若無睹，原因不外是幾位委員所代表的商行如怡和、太古、三井等都經營長江輪運及沿海航線。總而言之，這個運動既不公平、也不正義，領導者從未提供

<sup>131</sup> FO 228/2695, Gill to John Layton & Co., 13 Sept. 1917, enclosure in Gill to Alston, 15 Sept. 1917.

<sup>132</sup> *Ibid.*

大眾具體數字，連署者也多半是從眾簽署。紀而建議，如果真的要保護中國鳥類，第一，所有獵人不分國籍都必須強制申請執照；第二，訂立法律，凡在禁獵期殺害、出售、購買或擁有野禽者，一律移送法辦，不過冷凍公司冷藏野禽不在此限，後者要在獵期結束前，向當局說明庫藏數量；第三，禁獵時間應擴大為每年 2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第四，所有郵船、客輪、軍艦攜走野禽者均需報關，並繳納出口稅。最後，紀而指出目前歐戰方酣，英國正國難當前，上海外人社群實在沒有必要把精力、時間浪費在捏造假案，對付合法、正當又同屬英籍的公司上。若是爲了公益，尙情有可原，但這純粹是爲了私人享樂，難以令人信服。<sup>133</sup>

「運動家」與和記各執一詞，很難判定誰才是造成野禽蹤跡罕見的罪魁禍首。不過，韋德曾估計 1891 年上海雉鳥供貨約在 40,000 隻左右，佑尼干也指出，根據當地野禽商人所提供的清單，1905 年約有 30,000 隻雉、35,000 隻沙鷗、及其他 78,500 隻野禽在上海市場售出。<sup>134</sup>如果這些數字沒有過份高估，和記似乎確有理由指責「運動家」偽善，特別是由海關數字可以看出，冷凍野禽的出口大宗實在東北、不在長江流域（見表二）。

表二 中國主要港口雉鳥出口數量（隻）統計表，1912-1916

	哈爾濱	南京	漢口	總計
1912	12,060	-----	426	12,486
1913	17,728	-----	10,413	28,141
1914	203,031	11,856	2,145	217,032
1915	132,556	-----	-----	132,556
1916	22,084	14,550	2,925	39,559
五年共計	387,459	26,406	15,909	429,774

資料來源：FO 228/2695, 'Game Exported from Harbin, Wuhu, Nanking, and Hankow during 1912-16', enclosed in Francis A. Aglen to Miles W. Lamson, 20 Sept. 1917.

<sup>133</sup> *Ibid.*

<sup>134</sup> Wade, *With Boat and Gun in the Yangtze Valley* (1895) i-ii; Jernigan, *Shooting in China*, p. 118.

紀而的報告指出許多發人深省的問題，但使館反應冷淡，認為除了最後保護鳥類部份，其餘毫無新意。<sup>135</sup>一方面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另一方面不便明說、卻可能潛存的因素是：使館人員和安格聯的社會階級與價值觀傾向認同上海「運動家」。P. J. Cain 與 A. P. Hopkins 曾主張在倫敦金融業與外交部間存有一種「紳士資本主義」(gentlemanly capitalism)，簡言之，十七世紀以降，隨著時代的變遷，英國紳士階層由原先土地貴族逐漸包含都市中產階級上層。紳士的內容雖不斷改變，一些概念卻留存下來，其中一個證明紳士身份的概念便是：紳士不為生活奔波(not work for a living)，紳士工作是為了服務(to serve)、而非養家活口。受這種秩序影響的人都認為，生活中遠有比賺錢更重要的事務，因此他們鄙視工業或製造業者，認為後者無視於其他，完全以追求利潤為目標，且直接從事生產活動，與工人階層無異；相反的，以倫敦市為中心的金融業、船運業、保險業等，由於是服務人群，較符合紳士概念中的服務理念，在土地不再是穩定保值工具的情況下，這些部門便成為紳士心目中「還算體面」(acceptable)的行業。因此，以倫敦為中心的服務業，特別是金融界的高層人員，因與英國政界菁英同屬紳士階層，自認為民服務，與汲汲營利的工業或製造業者有別，同時雙方分享類似的世界觀，在如何影響世界秩序、維護帝國利益等方面常不謀而合，因此英國外交政策較符合倫敦金融界的利益，而與英國製造業或海外貿易較多分歧。<sup>136</sup>

這個「紳士資本主義」的解釋不完全適用於本案例，一來聯合冷藏公司雖屬製造業，但英國外交部一直給予該公司強力支持；二來，在華英人社群以中產階級下層或更低出身者佔多數，談不上帝國統治菁英。不過，對於和記只知追求利潤的鄙視，確實流露於使館以及海關總稅務司的書信

<sup>135</sup> FO 228/2695, Marginal notes on Gill to Alston, 15 Sept. 1917.

<sup>136</sup> P. J. Cain and A. G.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 Crisis and Deconstruction, 1914-1990*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Innovation and Expansion, 1688-1914* (London: Longman, 1993); 張寧，〈評 P. J. Cain, A. G. Hopkins 著，*British Imperialism: Innovation and Expansion, 1688-1914*〉，《暨大學報》，卷 3 期 2 (民國 88 年 7 月)，頁 199-202。

當中，服務業比製造業還要體面的觀念也確實存在。此時怡和洋行已轉型成功，擺脫鴉片的陰影與惡名，全力經營航運、代理、保險等業務，而和記洋行不但經營屠宰加工，所營運項目都是些雞、鴨、牛、羊、蛋品、野禽等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又完全不接受娛樂性狩獵較實用性狩獵「高尚」的觀念，在收購鳥禽方面不肯退讓，一切以私利為目的，絲毫不考量「公益」，難怪使館或海關對她難有好感。

上海「運動家」的請願書於九月初送抵北京，艾斯敦以代理使團長的身份徵詢各國公使的意見，並再度致函倫敦要求給予更明確的指示。他指出，紀而報告中所謂中國鳥禽沒有減少，根本是睜眼說瞎話，保護鳥類最好的方法自然是促使中國政府建立完整、嚴密的狩獵法，但依目前情形來看，一時恐難辦到，因此禁止出口便成為當前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艾斯敦同時指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也認為紀而的說法不值一顧。<sup>137</sup>各國公使對保護鳥類一事多表同情，朱爾典於十月返回北京後，也採取相同態度，在英國使館的主導下，10月26日北京使團一致通過建議中國政府重新恢復禁令。<sup>138</sup>「運動家」的訴求成功在望，但一項意想不到的政治考量改變了整個情勢。

英國外交部在北京使館一再催促下，遲至十一月初才就此事表態。在拖延不決的這段期間裡，原先對此毫無異議的俄國公使庫達攝夫(N. A. Koudacheff)突然照會北京使團，表示「他假定目前所採取的措施將不涉及東北」，朱爾典立即將此事回報倫敦，外交部回電表示聯合冷藏在哈爾濱擁有重要利益，再加上俄國現在的態度，重設禁令一事，應將東北排除在外。<sup>139</sup>基於這樣的指示，朱爾典和安格聯對護鳥運動的態度出現一百八十度轉變，英國駐北京使館與中國海關向來竭力支持中國領土完整，以保持

<sup>137</sup> FO 228/2695, Alston to F. O., 23 Sept. 1917; Aglen to Lampson, 20 Sept. 1917.

<sup>138</sup> FO 228/2695, Dean's Circular no. 58, 17 Sept. & 24 Oct. 1917; Jordan to F. O., Tel., 28 Oct. 1917.

<sup>139</sup> FO 228/2695, Jordan to F. O., Tel., 2 Nov. 1917; F. O. to Jordan, Tel., 9 Nov. 1917; Langley to Jordan, 1 Oct. 1917.

在華均勢，若給予東北特殊待遇，此例一開，列強在對華商業或政治等方面，將可援例要求對其勢力範圍給予特殊待遇。尤其在保護鳥類一事上，東北才是野禽真正大量流失的地區，排除在外，於理不合。朱爾典在與安格聯溝通後，1917年12月再度致函倫敦強力爭取，他指出，無論就公平正義或政治考量，東北都不能排除在外，中國政府也絕不可能同意這樣的提議。如果倫敦堅持如此，北京使館寧願撤回此案。<sup>140</sup>朱爾典原希望這封長信能改變倫敦的態度，但隨著歐戰越演越烈，聯合冷藏與英國政府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密，費史特兄弟不但將其船隻、冷凍廠及冷凍設備交由政府任意使用，還定期自海外運來各式肉品，供應聯軍，外交部因此無心為難聯合冷藏。<sup>141</sup>1918年2月底，外交部出其不意回函北京使館，表示既然如此，重設禁令一事不如擱置，同時附上給聯合冷藏回信的副本，表示此案就此結束。<sup>142</sup>使館至四月底才收到此信，雖扼腕不已，亦無可奈何，六月中，藍普森奉命告知約翰斯東此一結果，上海「運動家」的請願書從此束諸高閣，和記洋行幸運逃過一劫。<sup>143</sup>

其實一旦禁令在長江流域施行，約翰斯東等人並不在意東北是否涵蓋在內，但就使館而言，此事涉及原則問題，保護了中國鳥禽就可能打開特殊待遇的大門，朱爾典不得不堅持。<sup>144</sup>約翰斯東在確知此事已無可挽回後，面對讀者頻頻投書詢問護鳥運動結果，只好於1918年9月14日在《字林西報》含混回覆，他表示此事已因政治因素暫時擱淺，日後有適當時機當會重提云云。<sup>145</sup>

和記雖逃過一劫，但其「鳥類屠害者」的惡名卻長存外人社群心中，

---

<sup>140</sup> FO 228/2695, Minutes of the interview with Aglen, by Lampson, 14 Nov. 1917; Jordan to F. O., 3 Dec. 1917.

<sup>141</sup> Knightley, *The Vestey Affair*, pp. 25-26; 30-31.

<sup>142</sup> FO 228/3455, Langley to Jordan, 22 Feb. 1918.

<sup>143</sup> FO 228/3455, Lampson to Johnstone, 27 June 1918.

<sup>144</sup> FO 228/3455, Johnstone to Lampson, 4 July 1918; Lampson to Johnstone, 13 Sept. 1918.

<sup>145</sup> "Protection of Game," *NCH*, 24 Aug. 1918, p. 470; "Game Preservation," *NCH*, 21 Sept. 1918, p. 698.

遲至 1925 年仍可在使館及海關書信中察見對和記的忿忿之意。該年和記洋行再度要求修改有關鳥類出口期限，並透過英國駐漢口與南京總領事向海關提出申請，時任英國使館參贊的傅夏禮(H. H. Fox)在漢口送交北京的報告上批註：「我個人不建議（海關）修改這些極有需要的條文，特別是這個要求說得溫和點，出自一個長江流域外籍運動家都咒罵的洋行。」<sup>146</sup>金陵關稅務司魏阿蘭(A. Wilson)的反應更激烈，他回信給英國駐南京總領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時毫不掩飾地說：

該行申請的時間對野禽出口並無太大影響，但為什麼中國要修改法規來配合一個公司的輪船航期？應該是這個公司更動船期來配合國家的法規。……我們沒有必要給予南京和記這項特殊待遇，這樣只會鼓勵他們繼續在獵期內屠殺更多的野禽，從而使海關保護鳥類的原意成為廢紙。中國狩獵法目前仍處於原始階段，我個人完全反對給予出口冷凍野禽的商行更多方便，如此做只會使中國野禽全數滅絕。這樣的看法對於那些一心只有商業利益的人而言，自然毫無意義。……正如你所說，這件事只有北京才能決定，但從我上述所言你可能已經明白，我個人堅決反對再提供任何可能造成出口增加的協助，該行有許多其他的出口品可以發揮。純從海關立場，除了此舉無異殺雞取卵之外，可能沒有什麼好反對的，但從保護這個國家的野禽資產而言，有千百個理由可以反對。<sup>147</sup>

當北京使館洽詢海關總署對此事的看法時，海關總理文案澤禮(J. W. Stephenson)代安格聯回覆道：「除了在此附上魏阿蘭（給翟比南）的信，我想不出更好的方式來回覆你的詢問，此信充分表達海關對此事的態度，並獲得總稅務司的完全認可。事情的癥結其實不在海關，而在保護中國野禽，我想我們大家都傾向於保護『鳥類』、對抗『殘害者』。」<sup>148</sup>

<sup>146</sup> FO 228/3455, Marginal note by H. H. Fox on H. Porter to C. M. Palairet, 1 April 1925.

<sup>147</sup> FO 228/3455, A. Wilson to Bertram Giles, 6 March 1925, enclosed in J. W. Stephenson to Palairet, 23 April 1925.

<sup>148</sup> FO 228/3455, Stephenson to Palairet, 23 April 1925.

早先蘇柯仁曾撰寫一份狩獵法，由美國使館轉交中國政府。<sup>149</sup>有可能是參照此一版本，1914年北洋政府公佈了中國第一部狩獵法，不過並沒有真正施行，一直要到1921年農商部擬定施行細則後，才開始有所行動。該法雖立意良善，但細則多所窒礙，既未設禁獵期，又未禁止野禽出口，重點只在於獵者必須付費取得槍枝執照，而且將獵者一分為二，凡使用中國式鳥銃者，是為維持生計的職業獵人，所付費用較低；使用洋槍者，則為目的在於享樂的「運動家」，執照費是前者的三十倍。由於當時北洋政府並沒有能力深入各地執行上述法規，唯一命令可達之處，便是透過各國公使勒令外人社群遵守，因此就外人看來，這些規定的目的似乎不在保護野禽，而在於限制外人射獵，所以北京使團對此頗有微詞，幾經抗爭，直到1930年才明確勒令外人社群遵守。<sup>150</sup>

## 六、結論

從長江流域開埠，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為止，射獵始終是上海外人社群的一項重要運動。它不只是活動筋骨、鍛鍊體魄，更代表殖民社會對中產階級上層生活的模仿與追求，它與賽馬、板球、教會、運動性質與社交性質的社團，以及其他因素共同支撐帝國於不墜。雖然不是每個人在射獵時都完全符合韋德、佑尼干等「老運動家」的標準，而且通常大部分人在盛夏時，都禁不住「春雞」或「山東雞」的誘惑，但隨狩獵而來的文化概念，包括對實用性狩獵的鄙視，普遍為殖民社會所接受。同時以英人為首的公共租界，也不斷藉著出版品、報紙、公司內不成文規定，以及洋行駐滬大班身教等方式，潛移默化新加入者或下一代，教育他們「運

---

<sup>149</sup> FO 228/2695, Hornell to Alston, 23 March 1917; Sowerby to Hornell, 26 March 1917, enclosed in Johnstone to Lampson, 29 March 1917.

<sup>150</sup> FO 228/3455, Wai Chiao Pu to Alston, 28 Dec. 1921; FO 228/3455, Dean's Circular No. 11 (27 Jan. 1922), No. 29 & 31 (16 Feb. 1922), No. 53 (13 March 1922), No. 91 (22 April 1922), No. 147 (25 May 1922), No. 171 (14 June 1922); FO 228/4347, Circular to Consuls no. 19 (2/117E),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7 March 1930.



動」的重要性，以及什麼才是「適當的」行爲。在殖民社會中，行爲準則(norms of behaviour)是維繫整體社群自我認同的主要力量，是區別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己」與「彼」的標竿，其重要性遠大於一般。畢可思曾清楚指出，一萬多名左右的英人處於無數的中國人及其他外人當中，唯一可恃者僅是英國政府的支持，一旦因異國婚姻或同化失去英國文化的純粹性，也就有失去英國政府保護的危險。<sup>151</sup>上海英人社群如此堅持「英式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苦苦在各式問題上強調原則，其實是源自內心深層的不安與恐懼，娛樂性狩獵的方法、規則與目的正是必須小心維護的準則之一。

1917年的野禽保護運動中，和記洋行的反駁其實自有道理，海關數字也顯示和記不該爲野禽蹤跡罕見一事負起全責，但約翰斯東、海關以及北京使館卻視而不見，運動失敗後尙常有意氣之言，正是因爲此事涉及行爲準則，是非不全由理性決定。和記是不受租界或英國上層文化馴服的新興大型製造業，她既少參與公共事務，亦不介入租界生活，追求利潤是其唯一目標。上海外人社群所謂的「公益」，在她看來是私人享樂，上海外人所謂的「私利」，對她而言，是自身能否生存的關鍵。和記與上海外人社群的衝突不是出於商業利益，而是出於自我對階級、背景認同的迥異，以及對狩獵文化認知的分歧。

中國獵人在這些衝突中，多被描述爲實用性狩獵的實行者，不過在上海租界文化的影響下，也有全盤接受西方價值觀的中國籍「運動家」，譬如在韋德初版的《乘船攜槍於長江流域》，就有輪船招商局的 Kum Ayeen (Kum Ayen)、Lo Kingyung 和 Yang 等人在 1891 和 1893 兩年創下的射獵記錄。前者甚至爲該書的一章執筆，介紹中國傳統捕捉鳥獸的方法。<sup>152</sup>此外，漢口俄商阜昌洋行買辦劉子敬在 1920 年前後，也常利用週六下午，邀約各國領事館、銀行、洋行、教會負責人或高級職員兩、三人，到漢口附近的金口、沌口等處，進行來回兩天的射獵。據文史工作者董明藏記載：「每

<sup>151</sup> Bickers, *Britain in China*, pp. 71-73. 一萬人是畢可思就 1935 年上海英人人口的估計，見 Bickers, "Shanghaianders", p. 176.

<sup>152</sup> Wade, *With Boat and Gun in the Yangtze Valley* (1895), p. 161; (1910), pp. 137-144.

次打獵，攜帶一隻獵狗，及佣人金羅（金的槍法很好）和中西廚工，乘自備小輪，到達目的地，第二天清晨進山，傍晚仍回到小輪，當晚開回漢口。」<sup>153</sup>這種射獵方式與外人完全相同，Ayeam 與劉子敬自然不是唯一的中國「運動家」，很可能也有其他買辦或商人採取此一休閒方式，不過，這是否就代表這些人對狩獵看法的全然改變，賦予娛樂性狩獵在生活及文化上更高的價值，甚至在引進保育觀念方面扮演一定角色，有待更多的資料佐證。

無論在北美或大英帝國，「運動家」常是保育運動的先驅，撇開動機不論，他們通常最早察覺鳥獸數量的減少，最早組織動物保護協會、形成壓力團體、利用其政治或社會影響力來推動他們認為必要的措施，例如立法禁止出口、設立禁獵期、成立國家公園、以槍枝執照費等方式把狩獵權保留給少數殖民菁英等。自然，從今日動物保育人士的眼光來看，這些人的角色頗為可疑；從後殖民、後帝國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人視他國土地、資產為己有，試圖改變其他地區行之有年且自有道理的觀念和行為，在公平、正義等方面也有問題。不過，研究近代環境史的發展，狩獵與「運動家」的角色是無可避免的一環，特別是在這些「運動家」當中，也有一些真正熱愛鳥禽的人，如清末曾在北堂設立博物館的法國遷使會教士譚微道(Jean Pierre Armand David)<sup>154</sup>、第一位發現台灣保育鳥類藍腹鵝的英國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sup>155</sup>、著有《華東鳥類手冊》(*Hankdbook of the Birds of Eastern China*)的海關內班人員德拉圖什(J. D. D. La Touche)、蘇州東吳大學生物系主任祈天賜(Nathaniel Gist Gee)<sup>156</sup>、以及前述參與鳥類保護運動的蘇

<sup>153</sup> 董明藏，〈大買辦劉子敬的興衰〉，《武漢工商經濟史料》，輯2（1984年），頁191。

<sup>154</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102。

<sup>155</sup> 郇和(1836-77)曾長期派駐廈門與台灣，是英國早期領事中少數會說閩南語者，他對中國鳥類很有研究，與帝雉齊名的藍腹鵝(Lophura Swinhoii; 舊稱 Hierophasis Swinhoii; 英文稱 Swinhoe's pheasant)即依三名法以他的名字命名。參見 Coates, *The China Consuls*, pp. 82, 97-98, 328;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464; Johannes Erritzoe 原著，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編譯，《華盛頓公約鳥類名錄鳥種鑑定手冊》（台北：野鳥學會，1997年），頁56-57。

<sup>156</sup> "Obituary: Mr. J. D. D. La Touche," *NCH*, 4 Dec. 1935, p. 398;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163。

柯仁、斯泰安等，都是對中國鳥類有深入研究的專業或業餘博物學和動物學家。我們今日對大自然、對動物的看法，舉凡自然生態保護區的設立、對社會及下一代生態教育的灌輸、保育動物的選定、對大自然反撲的恐懼等，均與十九世紀以來帝國主義國家的文化和價值觀有著密切的關聯，這些想法源自何處、為何如此，都值得在歷史的脈絡中進一步探究。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1. 上海市檔案館，U155 英商上海機器冰廠。
2. Public Record Office in Kew, London, Foreign Office Archives: FO 228/2247, FO 228/2695, FO228/3455.

### 二、報紙、期刊

1.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 1899-1941.

### 三、專書

1.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2. 任建樹主編，《現代上海大事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6年。
3. 承德地區文物管理所編，《木蘭圍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4. 畢梅雪、侯錦郎合著，《木蘭圍場與乾隆秋季大獵之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年。
5. 湯志鈞主編，《近代上海大事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
6. 羅運治，《清代木蘭圍場的探討》，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7. Johannes Erritzoe 原著，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編譯，《華盛頓公約鳥類名錄鳥種鑑定手冊》，台北：野鳥學會，1997年。

8. Bickers, Robert A., *Britain in China: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194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9. Blake, Robert, *Jardine Matheson: Traders of the Far Eas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9.
10. Bland, J. O. P., *Houseboat Days in China*, London: Edward Arnold, 1909.
11. Cain, P. J. and Hopkins, A. G., *British Imperialism: Crisis and Deconstruction, 1914-1990*, London: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93.
12. Cain, P. J. and Hopkins, A. G., *British Imperialism: Innovation and Expansion, 1688-1914*, London: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93.
13. Caldwell, Harry R., *Blue Tiger*, London: Duckworth, 1925.
14. Cartmill, Matt, *A View to a Death in the Morning: Hunting and Nature through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5. Clark, Robert Sterling; Sowerby, Arthur de C., *Through Shen-kan: the Account of the Clark Expedition in North China, 1908-9*, London: T. F. Unwin, 1912.
16. Clifford, Nicholas R., *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 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1.
17. Coates, P. D., *The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8. Cradock, C., *Sporting Notes in the Far East*, London: Griffith Farran Okeden & Welsh, n. d., repr.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Reprint,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London: G. F. Okeden & Welsh, 1885?
19. Crisswell, Colin N., *The Taipans: Hong Kong's Merchant Princ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20. Darwent, C. E., *Shanghai: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to the Chief Objects of Interest in and around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 Native City*, Taipei: Ch'eng Wen Pub. Co., 1973. Reprint,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0.
21. Davis, C. Noel, *A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Paper Hunt Club, 1863-1930*,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30.
  22. Dyce, Charles M.,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Thirty Years Residence in the Model Settlement Shanghai 1870-1900*, London: Chapman & Hall, 1906.
  23. Endicott, Stephen Lyon, *Diplomacy and Enterprise: British China Policy 1933-1937*, Vancouver, B. 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75.
  24. Fung, Edmund S. K.,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 Britain's South China Policy, 1924-193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5. Grew, Joseph C., *Sport and Travel in the Far Eas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0.
  26. Hyam, Ronald,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2<sup>nd</sup>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1993.
  27. Hyam, Ronald, *Empire and Sexuality: the British Experie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28. James, H. E. M., *The Long White Mountain or a Journey in Manchuria*, New York: Greenwood, 1968. Reprint of the 1888ed. by Longmans, Green and Co.
  29. Jernigan, Thomas R., *Shooting in China*, Shanghai: Methodist Pub. House, 1908.
  30. Kennedy, Dane, *The Magic Mountains: Hill Stations and the British Raj*, Berkeley, Calif.;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31. Keswick, Maggie ed., *The Thistle and the Jade: A Celebration of 150 Years of Jardine, Matheson & Co.*, London: Octopus Books Limited, 1982.
  32. King, Frank H. H. and Clarke, Prescott ed., *A Research Guide to*

- China-Coast Newspapers, 1822-1911*,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65.
33. Knightley, Phillip, *The Vestey Affair*, London: Macdonald Futura, 1981.
34. MacKenzie, John M. ed., *Imperialism and the Natural Worl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35. MacKenzie, John M., *The Empire of Nature: Hunting, Conserva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36. Marks, Stuart A., *Southern Hunting in Black and White: Nature, History, and Ritual in a Carolina Commun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37. Nellist, George F., *Men of Shanghai and North China: A Standard Biographical Reference Work*, Shanghai: The Oriental Press, 1933.
38. Pearl, Cyril, *Morrison of Peking*,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1968.
39. Pott, F. L. Hawks, *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8.
40. Ready, Oliver G., *Life and Sport in China*, Taipei: Ch'eng Wen, 1971, Reprint, 2<sup>nd</sup>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London: Chapman & Hall, 1904.
41. Ritvo, Harriet, *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42. Ryan, James R., *Picturing Empire: Photography and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43. Sassoon, Siegfried, *Memoirs of a Fox-Hunting Man*, London: Curwen Press for the members of the Limited Editions Club [New York], 1977.
44. Smith, C. A. Middleton, *The British in China and Far Eastern Trade*, London: Constable & Co., 1920.
45.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The Naturalist in Manchuria*, 3 vols, Tientsin:

Tientsin Press, 1922-1930.

46. Sowerby, R. R., *Sowerby of China* —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Kendal, Titus Wilson and Son, Ltd., 1956.
47. Stange, Mary Zeiss, *Woman the Hunter*. Boston: Beacon Press, 1997.
48. Twitchett, Denis and Fairbank, John 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49. Wade, Henling Thomas, *With Boat and Gun in the Yangtze Valley*,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First ed. 1895, 2nd ed. 1910.
50. Wardrop, A. E., *Days and Nights with Indian Big Game*, London, 1923.
51. Wardrop, A. E., *Modern Pig-Sticking*, London, 1914.
52. Woodcock, George, *The British in the Far Eas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9.
53. Woodhead, H. G. W., *A Journalist in China*,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4.
54. Wright, Arnold ed.,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1908.

#### 四、論文

1. 張寧，〈評 P. J. Cain, A. G. Hopkins 著，*British Imperialism: Innovation and Expansion, 1688-1914*〉，《暨大學報》，卷 3 期 2，1999 年 7 月，頁 199-202。
2. 董明藏，〈大買辦劉子敬的興衰〉，《武漢工商經濟史料》，輯 2，1984 年，頁 181-194。
3. Altherr, Thomas L. and Reiger, John F., "Academic Historians and Hunting: a Call for More and Better Scholarship,"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9.3 (Fall 1995): 39-56.

4. Bickers, Robert A., "Shanghaianders: The Formation and Identity of the British Settler Community in Shanghai, 1843-1937," *Past and Present*, 159 (May 1998): 161-211.
5. Chang, Ning J., "New British Companies in China: The Case of International Export Company in Hankou, 1907-18,"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 No. 8 (Dec. 1998): 29-63.